



詩  
潘  
上



乾隆甲午年鑄

秀水諸具茨先生  
武進錢稼軒先生  
鑒定

# 詩審

古趣亭藏板

序

三百篇自毛鄭朱傳遞相發明日月江河燦爛奔注義亦備矣顧其間授受殘闕齟齬異同之處亦不無賴後學之羽翼而釐定之然必先證據而後發明蓋詩之學與他經異他經直而明詩則曲而婉言在于此而意屬於彼故必如莊子所云吾虛與之委蛇而言不盡意者見此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之說也又必如左傳叔孫豹受路於王使三官書之藏而出之如司契此孟子所謂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之說也毛鄭紫陽而外如東萊呂氏華谷嚴氏餘則范氏處義戚氏雄並

有言詩自得之妙其他不失之勦說卽失之鑿空支離破  
碎是殆與儒先樹敵而空勞辭費者也會稽范君蘅洲出  
其所著詩瀋二十卷來請序不立異不苟同而皆有心得  
至如所說關雎鵲巢殷其雷凱風雄雉采葛蟋蟀木瓜鹿  
鳴菁莪鴻雁楚茨信南山巷伯谷風皇矣文王下武生民  
蕩烈祖長發諸篇直使匡鼎解頤五鹿折角有新貫而無  
宿壅此則毛鄭朱子之功臣諱子非舉業家之言而經生  
不朽之盛事也君善爲古文辭其古趣亭詩一冊類陳子  
昂感遇杜子美三別兼有元次山春陵行白香山秦中吟  
寄托之思微婉頓挫取裁風雅皆無漫作

聖天子鴻舉經術方側席求賢君成進士不入承明之廬  
列於石渠虎觀而分注刑官人以爲君惜然君之才恢恢  
乎無所施而不可法曹亦卽其奏刀騞然之地也夫說詩  
與讞獄一也能平反古人卽能平反刑人君以其說詩并  
其所自爲詩持以質之賢公卿大夫其關於風俗人心者  
豈同小補瀋乎哉瀋乎哉

乾隆甲戌九月望後二日年通家侍生秀水諸錦序

詩經卷之四 國風 召南 采芣苢 采芣苢詩 采芣苢詩序 采芣苢詩傳 采芣苢詩箋 采芣苢詩疏 采芣苢詩補注 采芣苢詩考索 采芣苢詩考異 采芣苢詩考源 采芣苢詩考流 采芣苢詩考變 采芣苢詩考遺 采芣苢詩考存 采芣苢詩考亡 采芣苢詩考疑 采芣苢詩考誤 采芣苢詩考闕 采芣苢詩考補 采芣苢詩考正 采芣苢詩考定 采芣苢詩考存疑 采芣苢詩考未詳 采芣苢詩考待考 采芣苢詩考無考 采芣苢詩考存疑 采芣苢詩考未詳 采芣苢詩考待考 采芣苢詩考無考

序

言詩者蘄合於聖人而已言聖人之言者必有師承則宜依毛傳言聖人之言者必窮義理則宜用朱傳是二者可合乎曰不可合也不可合將何執則執一而已矣言序傳者一以毛為斷若近之錢田間是也言集傳者一以朱為斷若近之孫退谷是也然則曷長乎吾惡敢據一以為長乎是故今之學者大都博觀焉以通毛與朱之郵者也然有說焉意在取其長則是意在通其郵則非譬若膳夫調六氣之味布百末之英以視合五家之所遺鬻以為鯖者其真旨之雋永不待易牙而後知也大凡說經之病欲專

主某說則必至牽合經之本義而曲就之迨其究也經之本義既不明而其所主之某說亦因以隳壞不可澄汰是故執一者廢百而執兩者亦未合於經權適中之用則其去聖人之衡已遠而何以言聖人之言乎會稽蘅洲范先生著詩藩二十卷自序傳箋疏以逮集傳而後宋元諸儒上下往復同異之旨具能覈其本末而輕重平反之又貫弗羣經以此証彼指事質義如目擊其時而親決其情狀者不泥成說亦不專持臆見其可謂善取其長而不僅通其郵者矣先生適來主端溪講席粵人執經者日滿於戶粵中士子治經之病苦株守俗下坊本目不見先正全書

以增長識力其矯之者又或固執而不可通保殘守匱而不達於體用是以成學者益罕得先生是書庶漸識博觀約取慎於擇而虛於衷也爰敬書以俟大興翁方綱頓首  
序

衣

自序

子年二十四五時馬君德淳以耆宿來鄉教授嘗語子曰  
經之難窮莫如詩詩樂章也樂亡而詩存卽失其所以爲  
詩孔子刪詩以正樂今徒得其刪存之詩而失其所正之  
樂莫知詩之所用卽如風自邶鄘以至曹鄘當施之何等  
之樂章而不可識也其何以窮之予曰否否在樂則論樂  
在詩則論詩德淳曰今之三百五篇傳自漢初篇紊簡錯  
古序之存經師襲誤傳訛多不足據若舍序傳而立說則  
不免信心而蔑古其何以窮之予曰就其可知者而爲之  
說自毛公以後爲箋疏之學者若干家自夾漈紫陽以後

舍序言詩者若干家爲序傳申辨者又若干家非其可窮者耶曰此吾之所以惑也夫子詔門人學詩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爲本後人語焉弗詳比章句較字義爭名物之同異辨時代之後先漢唐守古不化宋明翻舊好新子能絜而齊之定其是非以務合於聖人教學之本乎予謝不敏退而徐味其言知其有以啟我也學者之窮經未有不從經師之傳注入者文字章句之弗辨名物時代之罔知則興觀羣怨之旨何由而得但不可以經師之說自畫也入傳注之重圍轉置經文於弗省古今之通病是故求之註而不得則求之本經求之本經而不得則求旁經而又

不得則求之左國公穀周秦戰國漢魏之遺文人所遺棄而不收者或有一間之可尋因日夜悉心遐覽抽前哲之緒餘極思慮所可及累月而得數十條錄以示德淳德淳稱之曰善如是十餘年凡得一千數百條彙爲二十卷藏之篋中歲在甲戌服官京師謁秀水諸具茨先生而就正焉先生見而大喜爲之作序比之匡鼎解頤五鹿折角噫是何敢當夫此二十卷者皆從前人遺棄零落中拾而得之者也譬之廣筵高會傳觴走挾必有殘膏遺汁滴瀝席間是瀋而已矣因名之曰詩瀋嗟乎束髮受經不獲與古人進退揖讓登堂而濟其馘乃瀋之是拾不亦渺之乎言



詩哉德淳下世今五六年追思此書緣起不禁憮然因次其言而書之簡端時之日猶都安乎末如受惡不與與古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正月壬元會稽范家相序

序

漢儒之說經病其隨文附會而穿鑿多後儒之說經病其以察自用而切證少而於詩爲甚自毛鄭行而三家廢迨集傳出而毛鄭衰學官見立之注疏皮閣不觀又何有於久廢之三家嘗論毛傳簡直而略鄭箋典實而迂孫王各是所學互相掎摭而孔疏兩存其義解所折衷於是宋儒苦其隔闕羣疑交攻而各以察言矣古今善讀詩善說詩者莫如孟子其言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之二者合之斯美離之乃傷而朱呂分門主張偏固嗜癖好奇之士乃更欲奪其兩壘別置一軍而元黃朱紫益

言海屋  
雜以亂余考唐宋以來說詩之家自集傳專行外如東萊  
之讀詩記華谷之詩緝迂仲實夫之集解尚已餘如歐陽  
之本義蘇之詩說范之補傳王之總聞不可悉數要皆纂  
述曩聞附以己意烏有盡棄成說若不屑沾其餘瀝而別  
求悅口之味於酸鹹之外者乎此吾友蘅洲甫詩瀋之所  
爲作也蘅洲之說詩以注疏集傳爲兩大樞紐惟其合者  
從之間出新義以補所未備又採緝三家軼說爲拾遺搜  
羅考證爲名物類考二書要衷於孟子逆志論世之法去  
二病而求一是可謂勤矣且歉然不敢自多曰此古人之  
殘膏剩瀝也名之曰瀋夫亦可以折嗜竒好癖者之角矣

昔四明萬充宗遂於三禮卓然名家而黃梨洲先生序其  
書猶以爭長黃池爲戒蘅洲固服膺黃氏者余故述其名  
書之義爲本於其鄉先輩之訓云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二月虞山同學年愚弟顧鎮頓  
首拜題

詩譜目錄

卷之一

總論上

原詩

詩名義

採詩

聲樂一

聲樂二

聲樂三

歌誦賦詩

刪詩

正樂正詩

學詩

說詩

四始六義

雅鄭

詩亡

詩韻

卷之二

總論下

荀子傳詩

魯詩

齊詩

韓詩

大毛公

小毛公

衛宏

詩序一

詩序二

詩序三

詩序四

詩序五

集傳一

集傳二

集傳三

卷之三 國風

周南

卷之四 國風

召南

卷之五 國風

邶風

鄘風

卷之六 國風

衛風

王風

卷之七 國風

鄭風

卷之八 國風

齊風

魏風

唐風

卷之九 國風

秦風

陳風

檜風

曹風

卷之十 國風

豳風

卷十一 小雅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卷十二 小雅

彤弓之什

祁父之什

卷十三 小雅

小旻之什

北山之什

卷十四 小雅

桑扈之什

都人士之什

卷十五 大雅

文王之什

卷十六 大雅

生民之什

卷十七 大雅

蕩之什

卷十八 頌

清廟之什

卷十九 頌

臣工之什

閔予之什

卷二十 頌

魯頌四篇

商頌五篇

終

詩譜卷之一

會稽范家相

蘅洲一學

總論上

總論凡兩卷議論皆平實有據依較後之十八卷為勝惟必謂序非身夏作蓋吾越學派不甚信鄭君故於序多依違也志伯記

原詩

詩何自起也大庭軒轅載籍無稽學者第弗深考惟虞書有詩言志歌永言之文先儒謂即詩之道所自昉愚謂虞書所言乃詩歌聲律之用非詩之道始自虞廷也孔穎達曰明堂著土鼓之文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時尙有其聲則是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其即為詩之漸由此言之則知大庭軒轅之先亦必有詩明矣夫上古之樂雖不如中天

言海卷一  
之美備然而擊壤之音亦必比之以耕鑿之謠而謂雲門大夏不過撞鐘伐鼓吹竹彈絲已乎孔穎達謂嬰兒乳子懷嬉戲忭舞之心元鶴蒼鸞合歌舞八音之節此樂之自然而起卽詩之自然而生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此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由天作實以人生天籟人籟同歸一致詩始於黃農之世與金石而俱宣有斷然者也

### 詩名義

詩以言志虞書之言詩盡之矣大序之言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夫情之動而咏歎之淫佚之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於手舞足蹈之中自有協律諧聲之妙其心之竽籟比竹形而爲辭之宮商高下是之謂詩明乎此則思過半矣

### 採詩

三代之盛上自君公卿相下逮士庶編氓未有不知詩者也黨庠術序之中不出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四者卽大學之俊秀亦唯是春誦夏弦干戈羽籥而已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詩以感發性靈樂以導迎善氣先王所以興賢育才肆成人而有德者於是乎在也古之民不少椎魯其入學而歸農者諒無殊於後世而聲詩之教則耳目之濡染

已久是以巷有舞塗有歌雖窮陬僻壤莫不有吟咏之聲  
焉先王又以是觀天下之風而有採詩之典凡里巷之間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師選而衣食之以採詩爲  
職上之於邑邑移於國國史錄而存之以俟天子巡狩所  
至上之太師天子巡狩所至大師與太史同太師聞之天  
子天子付太史彙而奏之諷誦詩世奠繫由是匹夫匹婦  
之歌吟貞良淫僻悉呈於九重宵旰之間而移風易俗得  
盡其張弛之用也迨巡狩廢而太師不至列國諸國之史  
猶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大典之復行如左傳於高克之  
事曰鄭人爲之賦清人於莊姜曰衛人爲之賦碩人於衛

爲狄滅曰許穆夫人爲之賦載馳皆東遷以後巡狩不行  
列國之史官猶錄其本國之詩以待採擇者大序所謂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至於頃王之時魯文公之世諸侯  
惡民風之聞于境外并國史亦無記錄矣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可勝慨哉

黃氏楚望曰今之三百篇有出於太師之所採者如周南  
召南是也有出於史官之所錄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  
也其餘國風多是東遷以後諸國史官所自記錄者其時  
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無與于周不分美刺而皆  
謂之變風以其各自爲風也



聲樂一

生於心而節於音謂之詩一言詩而樂自寓焉委巷小兒  
聯歌拍臂皆可配以管絃優伶俗樂吹竹彈絲亦能別翻  
新調一言樂而章曲亦自生焉是故人之有詩非必緣樂  
以作聖人作樂非必因詩以興而詩爲人聲金石絲竹爲  
物聲各有相須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以樂合  
詩而樂與詩乃并之爲一古之樂不可得聞矣然觀四詩  
之中短長參差體制不一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  
作詩也要之三百五篇有節有調可歌可絃無非樂章樂  
譜而已

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叶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本朝皆先製樂章而

後成譜崇寧以後乃製譜然後命詞于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以異矣

聲樂二

鄭氏樵曰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孔子自衛反魯正樂  
雅頌得所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本也其曰關雎  
之亂洋洋盈耳此言聲之和也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  
則洋洋盈耳之音安在按夫子論詩有二有主聲樂者如  
雅頌得所關雎樂而不淫之類是也有主義理者如思無  
邪詩可以興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學詩者固必得其  
音聲舞蹈以審其鏗鏘鼓舞之神而必先求之文詞義理  
以博其溫厚敦柔之趣古者六經並陳詩之外別有樂經

以教人詩者樂之章曲非卽樂也其可舍義理而言詩乎  
專言義理猶未至于無詩專言聲樂則三百篇之在今日  
必何如而協之音律比之金石豈可懸空臆度而得之乎  
漢時三代遺聲猶在太常至董卓赤眉之亂始已淪亡魏  
人得漢雅樂郎杜夔猶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  
和之末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新聲唯鹿鳴  
不改至荀勗又除鹿鳴舊曲別作新詩而古曲遂以盡廢  
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在小雅有鹿鳴四牡  
皇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篇在風有關雎葛覃采蘋采  
芣六篇其聲今亦莫聞獨趙彥肅有此譜云卽開元遺聲  
不知工師何所考而爲此竊疑古樂有唱有歎詩詞之外  
應有疊字餘聲以歎發其趣若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  
古詩篇篇可歌豈其然乎又其以清聲爲調亦非古法姑  
存之以  
見彷彿

### 聲樂三

內則弟子十三學樂誦詩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皆樂  
先而詩後此小學之所以爲教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則詩先而樂後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也朱  
子曰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達於閭里學者諷頌其言  
以求其志詠其聲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助於  
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是以聖  
賢之言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得其志而不得其聲  
者有之未有不得其志而能得其聲者也愚嘗讀而疑之  
夫樂非徒聲之謂也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  
也樂之末節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又曰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樂之微妙之故難言之矣聲樂之教與誦詩並舉學詩卽可以知聲聲具于器其事顯而易明故聖人之言之也畧若詩之義理小子未可卒曉故聖人之言之也詳至於成於樂之樂則必動其本而盡其變別有精微之故相喻於音容之外故曰廣博易良者樂之教而夫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也詩乃樂章舍聲不可以言詩古之學者罔不先習其數而施之管絃豈有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歟若不得其志而得其聲者有之竇公杜夔之倫是也唯樂難於詩是以夫子曰興於詩立

於禮成於樂所謂求之有序也若僅曰音容舞蹈則何難之有是不可以不辨

誦詩歌詩賦詩

詩可以誦可以歌可以賦而不可以讀論語孟子於詩皆曰誦周禮瞽矇誦詩內則十三學樂誦詩皆不曰讀而曰諷曰誦諷者背文而諷誦者以音節之謂鼓琴瑟以合所諷誦之詩也班固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徒在竹帛也自漢以前學者皆知誦詩不知廢自何時若讀詩之云則陋儒倡之也歌詩者何也廣雅曰聲比於琴瑟謂之歌韓嬰曰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蓋詩

必長言咏歎之以達其趣人不歌詩不足以理性情故聲歌各有所宜也淮南子曰歌者有詩然所以使人善之者非詩也其言至爲微妙凡詩自首章以下二三章只換易一二字成章者卽長言咏歎歌詩之遺譜也古之歌詩有二有比音而歌者如季札觀樂歌風歌雅禮之升歌論語之取瑟而歌是也有徒歌者楚狂之接輿曾點之倚門甯戚之飯牛是也徒歌雖不比音而其節亦與比音等古之賦詩大約徒歌之意也古之於詩也諷咏之歌誦之然後可以變易其氣質而陶冶其性靈若徒曰讀之而已不幾失其所以爲詩乎

### 刪詩

孔子刪詩之言肇自子長班固志之藝文安國述之書序其傳古矣獨孔氏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應十去其九於是鄭樵朱子亦疑孔子有編錄而無刪詩之事然朱子論語集注仍遵古說也獨近時朱氏彙尊力辨刪詩之非其說畧曰詩掌王朝班之侯國使孔子一人取而刪之誰肯信從且如肆夏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此何不可施于禮儀而刪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芣射之節也何故于貍首則去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何故於新宮則去

之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此又何不可施於禮儀而刪之正考父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何故反刪其七祈招之詩既善其義矣何又刪之蓋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也此論似爲前人所未及而愚以爲不盡然者聖人述而不作六經皆經折衷以垂萬世若於詩一無去取刪定於其間則今之三百五篇直非聖人之經矣蓋夫子刪詩於詩之施於禮儀而不可缺者必不刪去肆夏采齊新宮豳首諸詩皆亡佚於未刪之先而非刪之於見存者也季札觀樂未嘗條舉篇目安知詩之一無散失耶

卽如商頌十二篇孔子豈肯刪去其七以缺先朝之樂章其早佚於未刪之前可知若但以詩三百一言據爲不刪詩之證失之遠矣

或曰笙詩六篇經存其目而肆夏采齊新宮豳首諸詩并其目而亡之何耶曰夫子于周先王盛時之詩不敢刪亦不敢補也亡詩之目或存或不存夫子一仍其舊此述而不作取史闕文之遺意也而他詩則有不得不刪者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純取周詩取其重可施於禮儀者定爲三百五篇是古詩在所不錄矣此刪之當在前也東遷以後之詩王不巡狩詩之存於國史者不經王朝之

採錄其中貞良邪辟雜出不齊孔子安得不合以韶武雅頌之音刪而著之於經是刪之當在後也曰貍首一詩其詞尚存於大小戴記何以魯詩不存曰此詩見於小戴射義者止八句見於大戴投壺者十九句文雖殘缺義所必存苟非原本之逸何以並其目而失之抑經師簡冊之遺漏亦未可知也不見尚書有今文又有古文若百篇之名伏生俱不及傳此外尚多佚文見於子傳之稱引者耶卽逸禮亦然何獨詩而無之曰如論語禮記左傳所引之逸詩其皆刪後之詩歟曰如唐棣之詩夫子明日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未必非刪後之言也若其他則前所言逸自

經師者爲多劉歆言詩之初出經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是豈無佚章佚句耶卽如鼓鐘一篇三家多昧任侏儻一句十月之交一篇韓詩多雨無其極二句於皇時周一篇三家多於繹思一句此其明証也

正樂正詩

全氏祖望曰正詩正樂非可混而爲一正樂之條目最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舞佾歌雍是也有正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翁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斥之者如鄭

衛宋齊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伶州鳩謂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莫如雅頌之失所。又曰雅頌各得其所者指雅頌之用於樂章言之。非謂變雅之不入樂者一正樂而詩亦與之俱正也。必謂三百篇之詩盡以入樂則如風之桑中溱洧雅之小旻板蕩諸詩當用於何等之樂章乎。此言皆似是而非。夫詩爲樂章詩正則樂亦正不分爲二也。衰周之樂壞已甚。聖人豈一日偶忘其釐正而身不登廟堂之上。欲以匹夫之權取僭紊散亡之

樂悉舉而復先王之舊。非但藉手無從。亦且無徵弗信。賤而自專矣。其云正樂者非能正宮縣考音容定節奏別器名也。風雅頌之入樂者各有其所。聖人取其失所者正之。使各得其所。樂正則詩亦正。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若其語魯太師以翁純皦繹之節告賓牟賈以聲淫及商斥三家之八佾歌雍皆托之空言而卽以爲正樂之實事可乎。今夫樂亡而章曲猶有遺文也。聖人見師摯諸人之適齊蹈海心焉重悼。知明王不復作矣。于是釐其樂章使後世可考以復古。故正樂卽以正詩而非有二也。古未有不可入樂之詩。桑中溱洧小旻板蕩雖無施於用而其音節則

猶是風與雅也彈弦可以諷諫爲後王之法戒是固孔子弦歌之以其合於韶武雅頌而附之者也

雅頌得所自有明証以風言之如二南爲房中之樂是其所也而關雎鵲巢又通用之鄉飲燕禮采蘋采蘩用之夫人大夫妻主祭是其所也又用之射禮以雅言之如鹿鳴四牡皇華用之燕饗遣使是其所也又通用之鄉射用之鄉飲酒禮文王一詩諸侯朝會之樂是其所也而與大明綿同用之於兩君相見又用之燕禮以頌言之肆夏繁遏渠宗廟用以配天亦用之享元侯又用之大祭迎尸雍徹一詩用以祀文王又用之大饗賓用之徹俎凡此樂章專

用通用不可悉舉夫子正其詩之正者或入於變變者或入於正在風者或錯入於雅在雅者又錯入於風頌又入於雅使之各歸其所雖樂與詩之次第不同要之樂正而詩自正也其但言雅頌者雅頌之失所尤甚耳聖人之刪詩也旣刪其無關輕重無取於興觀羣怨之詩亦刪其不諧樂律不可以入風雅頌之詩則刪詩亦卽以正樂而謂二者絕不相蒙哉

葉氏石林曰季札觀周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似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矣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



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并之以爲大雅矣是失所之尤者也  
袁氏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黃  
也若自鹿鳴至菁莪皆美詩也何言乎周德之衰大雅誠  
文王之德矣然自民勞至召旻皆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  
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也按  
雅詩之失所自季札觀樂時已不可復問使非夫子正之  
安能復歸其所益可見正樂卽以正詩無二事矣 頌之  
失所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之所以享元侯夫肆  
夏頌也何以混入於雅乎又楚莊述大武之三章與樂之  
次第不同此皆失所之故也

學詩

聖人之教弟子必以詩爲首何也燕韓生日六經之策歸  
論取之關雎義莫大焉是故夫子之說詩猶說易也於見  
龍在田而本以君子寬仁之功於鶴鳴在陰而擬以言行  
樞機之發百篇表美誠之觀春秋繼王迹之熄詩之所至  
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六經之義一以貫之矣且  
夫三百篇之作上自君公卿士下及匹夫匹婦羈人奄寺  
此其人非必盡聞道於聖賢素服習乎禮義以寫其憂愉  
歡戚之故而聖人胥津津道之若同歸于一致而無所區  
別者彼其憂愉歡戚之感而有言皆發于天機情性之自

然而不容已卽作者亦容不自知而適合乎聖賢禮義之微以開學者不言而同然之趣此教之所以必先於詩也聖人之詩有兼舉本末體用以言之者如思無邪興于詩詩可以興之類是也有專爲言辭專對而論之者如誦詩三百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極詩之所至上可以馴至於聖賢下亦足以修身寡過備文章華國之選此聖人所以雅言不倦也聖門弟子之學詩也習其義不唯其辭故七十子之中不聞有以作詩名者也

### 說詩

說詩者何以意逆志哉鄭樵奧論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

之意如緜蠻黃鳥小人之擇卿大夫依之也夫子推而至子爲人君止於仁鳶飛魚躍喻惡人之遠去也子思推而至于上下察是也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切磋琢磨子貢達於貧富巧笑目盼子夏能悟禮後是也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之終身不佞不求是也善引詩者不必分所作之人所採之地如維嶽降神宣王時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公以爲文王戎狄是膺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記者以爲天王之事令聞不已說者以爲三代之英是也此

皆以意逆志之說也愚謂孔孟之說詩大約舉全篇而明其大意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明其義蘊者多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理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多也全篇之說唯見於孟子小弁凱風之辨而已一章二言之說則論語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理者如節彼南山殷之未喪師之類可約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如子貢之達貧富子夏之悟禮後凡論孟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述也蓋詩之爲道長於諷諭故說詩者貴於引伸觸類以盡其變旁推遠取以暢其旨使用之無盡藏而思之有餘味若全篇之義作者

既言其志固不必多爲之說以示學者矣

### 四始六義

四始六義之名見於周官教胄之文其傳自古而說各不同四始之說孔穎達以廢興爲義成伯瑜以正變爲言則成長于孔蓋聖人分三百篇爲四而各以一篇冠其首自取其正者爲之始卽十五國風如衛之淇奧齊之雞鳴秦之車鄰亦各有始也六義之說程子謂統全詩皆有之呂東萊謂得乎風之正者爲風得乎雅頌之正者爲雅頌風非無雅雅頌非無風與程子畧同朱子則取鄭樵說謂風雅頌者詩之部分賦比興則製作風雅頌之體太師之教

言海卷一  
胄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夫風雅頌可以名詩而賦比興不可以名詩朱子之言當矣顧二雅實有風詩二南時兼頌體學者亦當參觀而互證之也

### 雅鄭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古注及呂東萊皆云作詩者思本無邪也朱子則以作詩者不必無邪而學詩者貴以無邪之思讀之二者意正相反蓋朱子以鄭聲淫卽是鄭詩東萊則以鄭詩自爲雅音故雅鄭之說異而無邪之義遂殊朱子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今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所用桑間濮上鄭衛之音世俗所用桑中溱洧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于中聲孔子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後之據呂說以駁朱子者其說大約有五謂淫邪之人雖寡廉鮮耻亦不至自道其淫私播之歌吟使道路傳爲非笑况狹邪輕薄之人未必盡工篇什一也

言澤卷一  
季札觀樂歌鄭衛之風未嘗斥言其淫若如朱子說則夫子猶將放之季子何故美之二也詩爲中聲所止如三百篇不必盡比於樂則魯之樂工何從取其聲而歌之三也鄭伯如晉而六卿所歌皆淫詩何以對上國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好揚其本國之醜四也諸儒皆以樂之非雅者爲鄭故子夏以宋鄭衛齊皆淫于色而宋本無詩其聲亦鄭聲也非鄭風卽爲鄭聲五也其言皆極詳晰而猶有未盡者蓋淫邪輕薄之人不盡無才如唐之元稹溫李諸人多有之矣且詩以合樂聲卽詩也安見鄭詩非卽鄭聲不知古之作詩者縱有邪思而夫子必不存之以貽來學

何者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大學之教禁于未發之謂豫夫子之雅言尤凜凜于斯也且子之告顏淵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此因韶樂而遞及之但論聲不論詩也鄭聲旣必放之何刪詩猶存其什使詩存而聲亦存是未嘗放也是故桑中溱洧皆刺淫之作其音胥止乎中聲非淫者所自作也審乎此而雅頌無邪之義了然矣司馬遷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班固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其云微眇者顏師古謂道在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于書鄭衛聲易悅人故爲所亂皆

指聲音不指詩篇也

詩亡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採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記錄之以進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為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于言外猗嗟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辭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者必其事著于王官迫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于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

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于齊有不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唯弑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即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

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范甯穀梁序曰孔子列黍離于

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夫王降為風或是衰周時

勢何至雅詩亦變為風乎王室雖凌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為風之終始而其為國風則一也豈

亦有升降之殊與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

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

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

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採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于王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或曰巡狩廢而迹熄迹熄則詩亡列國之史官何肯復採錄其所得之詩以聞于列國且平王之詩列國又何從得

之乎曰幽厲平之詩太史自得記錄之以流傳于列國列國之詩記之史官尤易流傳遠近也昭王尙能南征穆王巡遊天下聲靈儼在厲幽暴而宣中興東遷猶然共主列國之史官未廢則採詩之故典猶存故大序以爲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降自頃王以後而史無記錄詩遂亡矣不然孔子何從取平桓莊僖惠襄六王之世列國之詩而刪之乎

### 詩韻

古韻莫顯于詩而三百五篇之韻叶之多有不諧其說有三十五國之方音各有不同一也古之字音傳訛已久古

字少而音多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聲相諧不必但就結字以爲韻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聲莫辨三也然則古韻終不可識乎曰以今之韻書求三百篇之韻有愈密愈疎耳安能識哉蓋韻本天籟古人作詩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非如後世之勒有成書拘拘于四聲以爲限斷也漢魏六朝詩賦悉同古韻魏孫炎始爲反切遞傳至周顥沈約始爲四聲之學作類譜以行世然皆爲字音而作未嘗卽指爲古韻也自唐以切韻爲試韻而舉世始限于四聲學者不求其本卽執此以言三百篇之韻而不知其失之遠矣考漢魏時爲毛

詩音者九家悉已無傳至宋吳棫才始以音母爲本以轉聲相協作叶韻補音一書而朱子本之以作集傳實以今韻定古韻之始明人陳第心疑其非謂古無叶音作毛詩古音考以正才老之失近時顧絳亦有詩本音一書取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之說爲據博稽遠考謂三百篇均是本音並無叶音同時毛奇齡又作通韻有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亦極浩博竊以古韻出于自然字音各有借讀其原始已無可考矣諸家之說雖博亦奚以爲由今言韻唯有三端以四聲爲一貫一也審餘音以彷彿二也取方言借音爲本音三也其如清廟維天象武諸篇雖以



詩濬卷之二  
三者求之亦不可得則唯闕疑而已苟以已見逞其臆說  
適以戾古而欺人豈足爲訓哉

詩濬卷之二

總論下

○荀子

古儒者之名盛於始而替於後者在周莫如荀子在漢莫  
如揚雄實則荀非揚比也古禮多傳于荀如勸學三年問  
等篇幾於有大醇而無小疵矣而傳詩之功尤莫大於聖  
門魯申公少從楚元王事浮邱伯學詩而浮邱伯受詩於  
荀子毛萇之學受之毛亨而亨亦受之荀子韓之外傳引  
荀最多先儒疑其亦出於荀唯齊詩見存之說甚少難定

會稽范家相

蘅洲一  
字雪舟學

其是荀與否耳。漢志言三百篇遭秦而存者以諷誦不徒在竹帛也。然四家之外不聞別有詩家。設非荀門弟子則詩之存否殆未可知。後學何由得而諷誦之乎。太史公曰威宣之際。孟子荀卿咸道夫子之業。潤色之以學顯于當時。蓋孟荀並稱。由來已久。自性惡之說與孟子牴牾而眉山蘇氏文致此語。謂李斯學於荀子。因弟子而傳成師罪。豈爲定論。夫性惡之論意在勸人復善以警人之暴棄。雖有違於性善之旨。尙無背于道義之歸。若非十二子一篇韓詩外傳止云十子並無子思孟子。此出其門人之僞作無疑。宋王伯厚辨之審矣。子竊怪學者曰誦詩而不知傳。

詩之人何異於月衣布帛而不知藝麻樹桑之有自也。

### 魯詩

六經之出詩爲最先。四詩之出魯爲最先。漢志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蓋當時最尙魯詩矣。朱氏彙尊曰：蔡邕書石經從魯詩。其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序與毛畧同。惟劉向新序說苑及列女傳載國風序說與毛大異。疑四家之序。唯風有別。而雅頌則同。然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序之與毛同異。未可盡以劉向之說定也。朱氏以劉向所述皆魯詩。本之王厚齋。以向乃元王後。必當守其家學也。然儒林傳不言向說詩之自。蓋向之學極博。又

明見左氏傳其於魯詩不無出入故新申公弟子一時極序所載黍離之說先儒疑是齊詩也盛諸家皆莫之及如孔安國周霸魯賜諸人皆成名儒最盛後張唐許褚亦為學者宗仰乃傳至西晉而忽亡者班固早言之矣曰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與不得已者不足之詞也毛傳行而魯為之掩矣

漢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師古曰凡言傳者為之解說若今毛公詩傳是也而申公本傳則云申公獨以詩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曰口說其肯不為解說之傳二者不同疑申公本不作傳其傳皆弟子所作也

齊詩

齊師之出漢書不詳所自觀其與黃生爭湯武之受命對竇太后之論黃老責公孫宏之無曲學以阿世皆辭嚴義正則其傳受之不苟大槩可知其弟子如后蒼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諸人尤極一時之盛至後漢陳元方猶祖其學乃與魯詩俱亡於西晉即軼說亦少畱傳者或疑翼奉好言陰陽意齊詩舛駁甚於魯韓不知此非轅固生之咎也觀匡衡政事得失疏引關雎一詩言后妃夫人之德與毛無異可見一斑矣

韓詩

家清言經指志謂齊詩魏代已亡者謂之在魯詩也釋文序錄亦謂齊詩不亡魯詩不過江東是齊詩之在魯前

案漢書儒林傳言韓生授  
河內趙子趙授同郡落祖  
至丞相也唯授同郡食字與  
王長命生太山東也授淄川長  
孫慎也授山陽張就授東海  
髮種也至太官統家尤盛則每  
得謂當時頗不甚行弟子惟有  
數人乎後漢習韓詩者以薛方  
邱及漢父子為大宗方邱字長  
韓詩章句著各傳又自脫經  
傳父業以授棧為杜撫天定韓詩  
章句弟子于餘人傳其學曰杜君  
授棧會稽趙長君著詩細察也  
讀而歎息以傳學者咸謂習高  
其餘若滄臺伯也則楊仁傑  
巨等甚眾郎君亦先通韓詩

韓詩不詳所自其書有韓故韓說內傳外傳四種本傳稱  
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則皆嬰之自作也班氏  
謂韓詩頗與齊魯間殊其歸則一然當時頗不甚行其第  
子唯有王食長孫數人而已外傳多斷章取義明王世貞  
譏其多引詩以証事非即事以証經故多浮泛不切牽合  
可笑之語則他書似可概見考嬰孫韓商待詔殿中對上  
曰嘗受韓詩不如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則嬰之詩雖其孫  
亦以為不如易深矣然內傳流傳至北宋始亡其佚說為  
諸家引用者尤多外傳至今猶在本傳稱嬰短小精悍雖  
董仲舒莫之能難其辨說必有過人者惜內傳之無存也

新唐書載韓詩有卜商序而嬰為之注知三家詩序不同  
莫不托之西河矣

大毛公

大毛公亨者毛萇之師也當時前後有二毛公故以大小  
別之但漢書並無毛亨之名而亨之授受亦有二說陸璣  
述徐整曰吳時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  
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訓故傳於家以授  
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  
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子荀卿子授魯人毛  
亨亨以授萇二者未知孰是愚意毛傳明著孟仲子之說

則後說是也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訓故傳於家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據此則今之詩傳當是毛亨所作授之毛  
萇而萇或更加附益推明之以傳於世者未可專屬之萇  
也

同治三年御史劉慶疏請毛亨從祀文廟詔所司議行

### 小毛公

毛詩不行於西漢故毛亨無傳而萇僅附於三家之末皆  
無事實可徵夫以獻王之尊信毛詩如此而其勢不足以  
行於世者何也藝文志言毛公自謂出于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蓋當時經生各守其師說未之肯信也然其  
授受原委章明如是豈可誣哉毛之立於學宮也在新莽

秉政之日爾時諸儒斷斷至以去就相爭乃及其既立而  
三家之學漸晦何也陸德明謂康成作毛詩箋以紬三家  
所以三家中絕葉夢得謂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  
禮不甚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尙從三家  
迨諸書出而證之然後俱宗毛公其說是矣雖然儀禮左  
傳出自河間獻王子長史記本之二傳國策爲多何說詩  
一遵魯傳乎猶曰史家也劉向明見左傳而列女傳新序  
說苑諸書仍守元王家學劉歆立儀禮左傳於學官移書  
讓太常博士毛詩亦其所立何不盡舍魯詩而從毛乎蓋  
經生最重師傅爾時良無巨儒出而正之卽魯詩亦取春

秋采雜說非盡無稽。不可以卒廢也。由今思之。毛之勝於三家。不待多言也。卽關雎一篇。若爲康王政衰之詩。則何以爲風之正始。且於不淫不傷之旨。何取。是故毛傳雖不必盡合于經。但較之三家。則毛爲近之。請以班氏論申公之言移之矣。

衛宏

鄭氏詩譜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漢以前。未有以序爲衛宏作者。後漢書始稱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之世。于是隋經籍志因之。謂詩序創自子夏。毛公衛

宏又加潤益。自是學者傳爲實據。訾議紛如矣。予考詩序。如果創自子夏。毛公敬仲何敢從而潤益其遺文。微特此也。毛序行於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數十年。立之學官。流傳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見起而更益之。其誰肯信。且漢時最重師傳。敬仲乃萇七傳之弟子。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豈敢擅更古序乎。蓋孟喜傳易。詐

言王孫之枕鄰。而梁邱賀疾起以証之矣。宏烏能明目張胆以作僞哉。况毛公本古序以作傳。使宏僞序。寧不與傳相左。若云傳亦爲宏僞作。則鄭箋具在。何並不一字及宏乎。葉氏少蘊曰。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獻王同時。三傳而

爲徐敖初無謝曼卿獨東漢賈逵之父徽學詩於曼卿至顯宗時令撰齊魯韓詩與三家同異蓋自漢室中興毛詩始顯康成與宏畧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子夏之言者其理甚明予謂宏與賈徽同受業于曼卿之門使宏作偽徽等豈肯聽之蓋考古務從其朔其後來無根之談皆屏之弗道也可

詩序一

詩之有齊魯韓毛猶易之有施孟梁邱書之有伏生大小夏侯也其各篇首一句名爲小序者傳之自古經師據以說經非由已作也但謂序皆子夏所作是殆不然三家詩

各有序而不明爲何人所作獨毛公自謂作於子夏設三家之徒出而正之曰此吾師某氏之傳非子夏作也爲毛氏者將何以應之予蓋伏讀漢志而得之矣漢志但云毛序自謂出于子夏所傳未嘗謂是子夏所作也卽毛公亦不言子夏作序其曰傳者不過經師之遞相傳授云爾也其間聞見異詞記錄舛錯故得失時見豈子夏筆之於書以授學者哉如毛公謂是子夏所作何不于序首明標子夏之名如標孟仲子高子之文乎是非特小序非子夏所作卽大序亦非出自西河之手無疑蓋子夏序詩之言原出於鄭氏詩譜其他無有而沈重實之隋經籍志因之實

鄭氏之私言不足為據此可以息千古之紛紜者也

詩序二

謂子夏不序詩而疑之者始自昌黎韓子而歐陽永叔蘇子由繼之于是夾漈之辨妄出紫陽之駁說興焉昌黎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歐陽永叔曰子夏親受業於夫子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則繫之於周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是言也蘇子由曰子夏嘗言詩於孔子孔子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出於子夏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為之夫蘇氏既謂序非出

自子夏又謂出於孔子及弟子知詩者為之知詩者究屬何人子夏可與言詩何遽不如同門弟子乎歐公之疑序尤在二南之繫周召然以文王之風詩繫之二公分陝之地仍為王國之詩即如所言亦無害於義也至昌黎之說更有未盡然者子夏篤信聖人文學最著何云知有未及中菁之言春秋不道而左氏道之左氏非孔子弟子乎詩序之作國史既著其得失諸侯之所惡在國史而不在詩序蓋傳經之說非必著之方冊以班列國者况聖賢著書立言豈必有天禍人刑之懼是三者烏足以為定論必如夾漈紫陽條舉序文而詳論之庶可知子夏之序詩必不

此說自來說可謂明白然其辨雅之詩辨妄之說不作不世序夫朱子



之賦小序為大儒一生著述之累何得從而輕毛鄭分

案謂子夏序詩者亦足本之國史傳自孔子若非手及自作自注也

至龐雜如此然此實鄭氏之貽悞非毛公之罔人也說見前篇蓋聖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諸弟子莫不恪守師承故七十子之中未聞有自作一書自注一經以垂後世者論語孝經禮記皆記述之言又其門弟子之所錄也子夏在孔門年為最少晚而設教西河其尊所聞以傳經於來學則有之矣作序則未之聞也

詩序三

詩序既非子夏作矣然則毛之序其出於私見而妄傳之耶抑別有所據而非苟耶曰亨與萇之授受彰彰然也河間獻王造次必于儒者山東儒者多從之遊使毛公授受

不明獻王豈肯信之諸儒寧不羣起而攻之但秦政挾書之律至孝惠方徐簡策之流傳易紊萇之所守或失其真而不能歸於一是故自首句以下有隨文生義而絕無意味者矣即其首一句亦有詩序相離以彼冠此且有依次補湊失其本然者矣毛公豈得辭其過歟雖然經義之淆雜自春秋以後言人人殊邱明受業聖門其說詩亦難盡信文王陟降信之謂也湯降不遲降有禮之謂也固難解矣大武之詩明曰於皇武王乃曰武王克商所自作赳赳武夫二章本無異義乃以前章為美後章為刺其述名卿大夫之言亦多可疑即禮記引詩亦有如左氏者我躬不

閱何以爲終身之仁明發有懷何以爲文王之詩如曰斷章則三百篇何句不可斷章此朱子孝經刊誤所以盡去其章末之引詩也蓋聖人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卽善守師承者安能悉還原本荀卿帛妙固應先任其咎矣四詩之出毛爲最長取其長而舍其短窮經之士何苛求於毛公

詩序四

王氏安石曰詩序者詩人所自製此妄談也古人之詩豈必如今人先命題而後作乎程子曰大序文似繫辭分明是聖人作范氏處義曰觀賚序合於論語都人合於緇衣

栢舟淇奧諸篇合於孔叢者二十以是知爲孔子之言不知此皆經師之守而不失其傳者耳子夏尙不序詩何得舉而屬之孔子嘗考古今尊序者在漢莫如鄭在唐莫如孔而宋之呂東萊元之嚴華谷尤能曲暢其旨疑序者始於韓昌黎發於成伯璣宋儒從而力排之舍序言詩者始於蘇穎濱甚於鄭夾漈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詆而字駁之嗣是以後或信或不又分道揚鑣不可勝紀矣平心而論信之過者固未爲盡得攻之甚者亦未見無失也君子之學務折衷之以求其當而已漢學上接周秦古序豈盡無據讀書要在得間創義非以求新序之可通者毋苛求其

言序卷二  
疵其不可通者經文具在四經三傳可旁證也以斯讀序  
必有泮然神解者矣

詩序五

毛公詩序因流傳而失者其証三劉歆曰孝文時詩始萌  
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各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  
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是詩  
之初出本由於諸儒之聯綴而全何論傳義之不齊一也  
鄭氏篤信小序而于曹之下泉四篇雅之甫無正四篇皆  
改從已說謂是經師移易古序者其証二也先儒謂序出  
於毛氏而毛傳乃不盡與序合如羔羊之序以爲在位皆

節儉正直而傳無是義鴟鳩之序以爲德如鴟鳩而傳亦  
無是訓卽以序論如魚麗之序旣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是皆文武時詩矣而常棣又云閔管蔡  
之失道凡若此類明非出于一人之手卽毛公原序後人  
亦或有移易失次牽合補湊而非真者其証三也人疑古  
序不盡出于毛公予獨疑毛公之傳訛而罔辨蓋是非錯  
出而守其範圍者難矣

集傳一

以千載下之學者翻千載以上之成書非其學與名之相  
副而能深挾古人之病不可奪也雖然其持論必多過當

矣。公穀不如左氏而拂之者，遂目爲膏肓之疾。周官用子  
新莽而識之者，統指爲國師之書，豈其然乎？朱子之作集  
傳以抗毛也，審之本文以求其義，參之三家以折其中，取  
之三傳國語漢書楚辭以重其據，其用意莫勤焉。所以頒  
之學官，至今莫之能易。然當時呂成公業與之反復相爭，  
而陳止齋直移書責之，謂其以千七百年之彤管，靜三代  
之學校，青指爲偷期之物，淫奔之地，而竊以爲未安也。朱  
子亦恨其書之早行，追悔無及，故于憂心悄悄，不素餐兮，  
仍依古註爲說。孟于青青子衿，仍以樂育長養爲辭。白鹿  
而其序呂氏詩紀之言曰：是書所引朱氏實某少年淺陋

之說，其後自知不安，有所更定，而伯恭父已下世矣。蓋言  
之失而不護其前，非賢者而肯若是哉！愚考集傳之說，其  
廓清舊說之疵，謬非淺，但矯枉過正，難免後人之指摘。而  
國風尤甚。馬端臨謂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必不可廢。郝  
仲輿謂不微不婉不可爲詩，一覽無餘，拘執繩墨，不可爲  
詩。盡乎此，不通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非，皆詆朱子國風  
之失，而雅頌亦可槩見矣。夫先朱子而攻序者，莫如鄭樵  
之詩序辨妄，而陳振孫已譏其不知妄作。同時周氏孚直  
作非辨妄一書以相詆，是知古說之難攻，莫如小序。使非  
朱子焉，能使天下後世之信從如是哉！惜其改正之說不

詩譜卷二  
盡見於後而世之習詩者惟知恪守集傳不知廣搜博證以折衷於一是斯亦學者之不幸歟

集傳二

鄭漁仲譏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而詩之本以失予謂宋儒傳經專以義理上薄漢唐漁仲正如是而反貶漢人何耶漢之傳箋訓故誠不免於穿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失詩之本也以義理空爲臆度則考據失而詩之本益離卽以集傳論如關雎詩之第一義也朱子以序爲非而改之曰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是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

然所謂宮人者王季之宮人耶抑文王之宮人也古者父子異宮王季之宮人何以見文之求后妃寤寐輾轉如是其切也如文王之宮人則青宮多嬪御早在洽陽渭涘之先亦非盛德所宜然也夫宮中之事宮正主之屬在少宰動靜傳於應門何必宮人始能道后妃之德此其義之難從者也卷耳之詩以序爲非改之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亦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然則以后妃之幽閒禕翟之尊嚴而驅僕馬陟岡祖酌觥鬯遣憂傷較尋常之思婦殆有甚焉此又義之難從者也蓋卽開卷之可疑如是其他可勝舉哉夫以千載後之心思遙溯千載以上之

道脉可然而印也。以千載下之心思逆推千載以上之事實。不可據爲實也。莊子曰：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甚矣。明之難言也。

集傳三

朱子之詩傳之輔廣黃幹，其後何基、王栢、金履祥、吳澄諸人皆以羽翼集傳爲事。紫陽得之而益彰，然尊之過甚則攻之益多，未必非諸君子之有以名之何也。朱子晚年深悔集傳之行，思欲改正而無及。其裔孫鑑有詩傳遺集一書，序之甚明，乃諸君子必以集傳爲不易之定本。其四書注與集傳及詩序駁說不同之處，悉諱而不道。唯翻駁序

義更甚於朱子，則門戶之見存於中而不化，烏能禁後人之弗攻哉？夫朱子之私淑程子，殆如孟之於孔矣。程子篤信小序，謂非聖人不能作。至朱子一掃而空之，直誡之曰：不成文理，其所見之各異，不妨如此之甚者。學問之道，唯求其是，而不必阿師傳以自域也。使諸人能取朱子更定之說，悉彙集之以行世，則所以救其缺失不少矣。故曰：尊之愈甚，則攻之益多。實諸人有以名之也。從來說詩之迂滯，莫如輔廣之童子問一書。然小節間或可取。若王栢、齊魯、欲削野有死麕一篇於周南，退何彼穠矣、甘棠二篇於王風，刪去鄭衛詩三十篇，儼以刪詩自任，此則悖妄之極。并

言卷二  
得罪於朱子矣何足道哉

詩潘卷之三

國風

詩何以有風之名也風起于大地之間不頃刻而千里百  
里其感人莫速焉觸于物而成聲物亦感其聲以作聲草  
木之刁騷鳥獸之好音皆風之所使也侯國之君各于其  
民以宣政教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因之歌有懷而泣有思  
可以諧金石而被管絃猶之風也故曰國風今夫風之來  
也必有其方而各應乎四時之令序盛德在木則東在金  
則西違其時而至者爲戾故和則爲谷風暴則爲烈風暖

會稽范家相

蘅洲一學  
字雪舟

則爲凱風戾則爲淒風是以風有正有變也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哀以思非風之爲之與風非特國有之也人臣道揚盛美作爲樂章亦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故六義貫之全詩也國風之名見于禮記左傳之稱引非一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風誤也

二南說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關雎既作謳吟遍于南國故謂之南其詩皆在文王之世周公採取之以爲房中之樂而賓興合樂燕禮工歌鄉人邦國俱借用之故南與雅頌並稱所以別于列國之風也其詩實爲風體故以冠于國風之首

二南分周名者大序謂王者之風繫之周公諸侯之風繫之名公後儒又以周名分陝言之謂周公所分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名公所分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名南朱子曰繫之周公者以周公主內治故也繫之名公者以名公長諸侯故也迄無定論竊以周爲周室發祥之地太王始遷周原因爲國號名本周內之別邑同在雍州之域岐山之陽而周在扶風之美陽名在扶風之雍縣周南者周以南所得之詩名南者名以南所得之詩以地爲別非繫之周名分陝主治之地也然則何不統謂之周南而析之爲名南乎曰周南之詩止于王畿名南採之畿外別侯國于



王風仍冠以畿內之邑名義在尊王此則大序之說為長  
但非以二公分治之采地繫之耳或曰周南之漢廣汝墳  
非畿內之詩也何以入之周南曰漢廣見王化之自北而  
南汝墳又見王化之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故入之周  
南以見王化廣被之始其詳見汝墳篇

周南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舊以此為關雎之小序其下  
接言風風也至王化之基為大序鄭氏謂大序是子夏所

作今詳其文義牽合聯綴實雜出於秦漢經師之手非一  
人所作也至篇末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云云此乃小序中之後序又別出一人之手與各  
篇之後序正同非大序文也當分別觀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只此一語渾融包括意味深長後  
序承之以求淑女配君子為說古無異詞朱子以君子好  
逌琴瑟友鐘鼓樂非眾妾三夫人所可當故改而屬之后  
妃是也然婦德莫大于不妬樛木歌其逮下螽斯咏其多  
男皆此意也况求賢女以配君子則君德日隆不昵於色  
與人主之求賢輔政無以異二三章采芣以供祭祀皆以

左右爲詞。明有求賢女以配君子之意。後序乃相承古說。不可廢也。但樂不淫。哀不傷。是專主音聲而言。不當引以解詩耳。

此說与上一條自相  
矛盾竊窕淑女三句  
仍當如傳箋說

雖鳩摯鳥關關然和鳴於河洲之上。物得其配而聲相應也。窈窕者幽閒靜專。德音容工。無所不備。詩人言后妃脩窈窕之淑德。宜爲君子之迷匹。蓋專美后妃也。當如集傳詩本當時詩人所作。見其有幽閒靜專之德而美之也。苕菜以供祭祀之用。采之不可不慎。其參差不齊之狀。或在左或在右。苟非悉心以采。擇卽無以佐俎豆而享神明。以喻女侍之在左右者。至多其足脩。夫人世婦嬪御之選。

者難以卒覲。能不上下旁求。務得其人以襄內治乎。苟求之而不得。卽不禁寤寐思服。至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而不可以自己。此言后妃求賢女以佐君子。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參差苕菜。苟其采而得之。得而芼之。則樂可知矣。君子之心悅而后妃之願遂。雖如鼓瑟琴。如考鐘鼓。亦不爲過焉。雅詩曰。雝雝在宮。蓋文王之刑于與后妃之徽音。俱在言下矣。

關雎摯而有別。毛傳蓋鷺鳥之類。曰關關則非小鳥之音矣。朱子從鄭樵謂狀似鳧鷖而未明爲何鳥。然鳧鷖鴛鴦非

詩譜卷三  
有關關之音也風土記指爲蒼鷄錢氏詩詁疑爲杜宇俱不可信唯嚴華谷引鄒子論官曰睢鳩氏司馬也杜預曰睢鳩王睢也摯而有別正合古注

葛覃

王后有躬桑之禮並無治葛之典而后妃之采刈以爲絺綌如此較民間之操作尤勤焉可見獻繭纒絲之後深宮並無暇日婦功殆無不脩矣故序曰后妃之本也合全詩觀之治絺綌勤也服無黻儉也念歸寧孝也浣私衣敬也告師氏禮也一詩而五美具足爲天下萬世婦道法矣

卷耳

卷耳之序何以曰后妃之志也此一句是小序原文下皆經師之添入者以後並同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后妃無日不切懷思此遣使臣于紂所作以勞使臣之詩也卷耳易生之草采之尚不盈筐嗟我因懷人之故乃寘彼使人于周行之上陟崔嵬陟高岡其馬元黃而虺隤僕痡而聲吁勞苦甚矣於其歸也我姑以酒醴報其勞酌以金罍酌以兕觥維以不永懷不永傷乎蓋將俟文王之歸以行其報功之志故曰后妃之志也末章慰勞之至如聞其聲

此詩與四牡皇華相表裏語語推心置腹効奔走者有不盡瘁以將乎故左傳引之以爲能官人也而后妃內助之

美益可想見

樛木

樂只君子指文王也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事于文王猶樛木下垂而葛藟得引蔓以上附有君夫人之賢而君子之樂可知也易曰夫婦得而家道成傳曰一正家而國定福履是以綏之

螽斯

螽斯蟋蟀蝗屬害稼之物說者謂其一生九十九子以比文之則百斯男豈可爲訓詩蓋以螽斯之薨薨和集與子孫羣處不爭之意取義不在多生

韓詩外傳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母賢能使子賢也毛傳振振者仁厚也繩繩者戒慎也螻螻者和集也可以見母教之聖善豈僅云不妬而子多

桃夭

桃夭興體而亦兼賦與比焉華而實實而葉賦其時也曰灼灼曰蓁蓁比其容之盛亦比其儀之備也而其美之則曰宜其室家宜其家人如是焉而已夫宜豈婦道所易言哉詩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懼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斯之謂宜

兔置

此詩集傳原本毛傳諸家盡同今細繹詩意似美文王之求賢得人卽兔罝以起興非必兔罝之野人皆干城腹心之選也肅肅整密之謂兔罝之肅肅聽其椽杙之聲則其施於中逵施於中林必多所獲可知以興文之求才搜羅無所不至彼赳赳之武夫必將得之以爲干城腹心之寄也尚父鷹揚非腹心之臣乎

兔罝之興武夫與鹿鳴之興嘉賓文武之用一也文爲方伯伐密崇遏徂莒武功多矣適駿有聲適求厥寧可以見奔走禦侮之盛

采芣

采芣何以美后妃也曰周南之國化行而俗美也采芣芣何以見俗之美曰婦人無事家室和平也無事則何不蠶與織而相與采芣芣曰蠶織之暇采之以其宜子也或曰芣芣未必宜子也韓詩直爲車前瞿爲芣芣似是兩種且車前宜子圖經不載故魯韓詩皆以爲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則何以入之周南乎予謂詩當于言外求之耳芣芣不過偶有所用而采之非專以此爲事也乃卽此閒事而同巷之婦相與聯袂而徃扱衽而歸一種歡忻和樂之意溢于詞表王民之熙皞非后妃夫人之化之美何以至是彼其賦中谷之有蒹則此離如形言下嗟葛生之蒙楚

則悼亡已在發端登山采蕨思婦懷人陟邱采蕨衛女思歸同是借物起興卽事言情而心之忻戚時之盛衰迥乎不同豈可拘牽文義以說詩哉

### 漢廣

木卑則枝葉紛披人堪休息喬木擢榦挺生無陰可休以興游女之難干也游女尚如喬木而在閨中者可知是皆文王之德之所被也漢之廣江之永不可方與泳言文王之化是卽咏后妃之化也二三章指游女之于歸而美之言錯薪之翹翹者人猶爭往刈之况如喬木不可近之游女而人不以禮往求之乎言秣其馬親迎之所乘于歸之

所見也

### 汝墳

周南之大夫行役其妻念之而有作此南國之詩而附于周南者方氏苞曰周道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是江漢凡沿江與漢庸蜀羗髻舉諸此矣故附漢廣一詩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之畿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有二也故附以汝墳一詩

始曰伐條枚繼曰伐條肄君子之勞王事一年矣幸其旣見而樂之也王室如燬唯恐不免也父母孔邇猶慶其歸見父母也父母者行役之父母非指文王文王脩方伯之

職能使其民尊王如是即是化道之大行  
末章父母孔邇毛公無傳三家及箋疏皆指行役之父母  
獨長樂王氏指文王而呂氏詩紀記及集傳因之姜氏炳璋  
曰紂都在河南衛輝府汝墳在潁去紂都近去岐西數千  
里非孔邇也蓋云王室雖則如燬矣使臣猶幸生還二親  
無恙故破涕為懽耳

麟趾

麟祥物也世不恆有若此振振仁厚之公子非麟而何哉  
行見麟之生復為麟也繁而為公姓又繁而為公族皆是  
麟也皆振振也美之禱之所謂風兼頌體者

孔疏謂定與角取其韻非有他義非也夫獸有趾則蹠有  
額則抵有角則觸而麟皆不然豈無意與嚴氏華谷曰此  
詩之詞寂寞簡短蓋三歎而有餘音也

詩潘卷之四

會稽范家相字雪舟學

召南

鵲巢

以鵲巢興夫人之德何也鵲善為巢而無鳩鳩之均平鳩均平而不善為巢兩美不相兼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或婦備其德而所適非人或室家雖美而于歸非其人者比比然也美哉夫人之來嫁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矣盛哉親迎之為禮也之子于歸百兩其御之矣下二章特就首章之意而咏嘆之



采蘋

記曰采蘋樂不失職也左傳采蘋采蘋昭忠信也皆主祭祀言不主蠶事當依古義則樂可通用蘋香艸皤蒿也故可以薦鬼神

在公也而被之僮僮還歸也而被之祁祁咏夫人之誠敬但言其被而自見矣夫人之盡職公侯之刑于也鵲巢繼關雎采蘋亦繼葛覃

按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揄狄闕狄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祿衣共爲六服其首飾則有副編次三項副者覆之於首若今之步搖以從君祭祀以配三翟者也編者編髮

爲之若今之假紒編他髮爲之假作紒形乃告桑之服以配鞠衣者也次者亦髣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次第其髮之長短爲之所謂髮髣也乃進朝于君之服以配祿衣者也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被卽次也夫人祭祀不得服被如云蠶事則告桑當服編受繭當服副亦不應服被古無定說姜氏炳璋云此夫人齋時首服也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然後會於太廟疏云外君之路寢內夫人之正寢后夫人有正寢亦有燕寢夙夜在公言齋宮

也謝疊山曰齋廬之類君以路寢爲齋宮夫人以正寢爲齋宮夫人在齋宮而首服以被者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聶氏三禮圖云婦人祿衣之黑因男子之元端也亦名祿衣由是言之君之齋服元端夫人不祿衣乎君之齋服元冠夫人不服次乎夫人齋于正寢旣不可如祭時服副禕又不可服告桑之編同於燕寢之見君首服以次故曰被者夫人齋居之首服也此說爲前人所未及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夫人自正寢易副以被歸于燕寢也夫人之祭服當釋于正寢自正寢而歸燕寢曰還歸

草蟲

未見而心則憂旣見而心則夷婦人之思君子如是焉而已不敢怨其君但以慰其勞和平之至也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記曰采蘋樂循法也故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古說謂是教成之祭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之言德容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與采蘋采藻正合玩末章有齋季女一語似爲未成婦之稱亦與教成之祭合序意蓋謂大夫妻奉祭之循法自其教成而已然耳女之教成而能循法者幾人而季女獨一一循之蓋其難哉且夫采蘋藻盛筐筥湘錡釜奠牖下不過尋常之禮法人所能爲也而一切

詩經卷四  
灌濯奉持升降拜獻洞洞屬屬之意俱歸併在有齋季女  
一句此之謂大夫妻能循法也豈教成未爲婦乎

### 甘棠

此篇以文義詳之似不類召伯生前時詩左傳思其人猶  
愛其樹亦似既沒而思慕之詞然詩作於武王之世則召  
伯之循行當在文王時而召人去後見思非在身後矣舊  
說爲長

### 行露

此詩韓詩外傳及列女傳所述甚詳當爲申人女所作但  
召伯聽其訟耳故入之召南

多露濡人之裳我豈不願夙夜以遄行但畏行多露耳喻  
非禮之不可犯也

雀本無角而能穿我之屋鼠本無牙而能穿我之墉猶之  
爾並無室家之禮而居然以我爲室家速我于獄也然雖  
速我獄其如室家之不足何哉其文甚明

### 羔羊

孔疏釋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考禮表裘襲裘皆不入公  
門明非朝服可知蓋退朝則釋朝服而表裘故五純五緘  
並見觀瞻耳然檜風不曰羔裘以朝乎曰此裼衣也賈氏  
孔氏謂裼衣之外別有朝祭之服不知玉藻明云君在則

裼盡飾也是裼衣卽朝服矣古之禮服直領無衿裘上裼  
衣裘色微露故曰盡飾

五純五緘衣服不貳退食自公從容有常猶大雅美都人  
士之意

羔羊之皮五而素絲之飾亦五純亦縫也緘者縫之界緘  
織素絲爲組紉各加飾於裘之縫中凡有五也委蛇韓詩  
作逶迤公正也其義較長

###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雨雪也而楊柳矣何斯役也而竟違  
斯時乎則以王事之靡盬莫敢或違耳然我振振然仁厚

之君子其必畢事而來歸哉望其歸而美以振振信其不  
肯念私室而忘公事也而大夫之盡瘁亦在言下

### 標有梅

標有梅非女子之自言詩人之言也若女子自言曰求我  
庶士迨其謂之是雖村巷之女亦不肯赧然而出諸口矣  
集傳我者女子之自我也此與周南之桃夭相應桃夭羨其及時標梅  
唯恐失時其義一也

### 小星

此美南國夫人之能逮下使衆妾各知安命也能安命則  
抱衾與裯望星宵征皆視爲分所固然而無並后匹嫡兩

政耦國之禍矣尊卑明而進御以法宮政肅而女謁不興  
后妃之化大哉  
星之早見於東方者或三或五皆大星也參昴正是大星  
而詩小之者從其初見言之耳或曰王后維月對月而言  
則星為小此嬪婦三夫人之喻若抱衾與裯則是下妾賤  
役蓋嬪婦三夫人當宵征之際指下妾所抱之衾裯以明  
已不敢當夕之故寔命不猶耳此義尤細

江有汜

江大汜小猶之嫡正媵偏與而比也能左右之曰以與猶  
許也過往過也蓋此媵從嫡來歸為嫡所惡斥之他所後

乃迎之以歸非待年於國先已如之也

毛傳曰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憐其云不以媵備數是從嫡而來歸者可知故曰遇勞  
而無怨若猶待年於國則何勞之可服乎

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曰諸侯一  
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媵之  
禮明見於經傳如此說者謂古人媵女之意蓋恐其嫡不  
幸早亡即以媵為之繼室且姊妹相處亦可息婦女之陰  
訟是固然矣予考媵之職自升階即席以至燭出侍戶聞  
呼則應詳載儀禮者無殊婢子禮本人情何以國君之女

案儀禮所言是士昏禮天子  
諸侯皆禮不傳其待媵禮  
無可考似不得以此疑之

使同列諸侯賤役之如是且諸侯自長女以下餘女悉當  
爲媵何以衛宣之女一爲宋桓夫人又一爲許穆夫人詩  
美莊姜何以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乎且以姑媵姪以姊  
媵弟古人制禮必不如是紊也竊以禮之言媵未嘗指爲  
親娣親姪意者同姓大夫之女媵於君女亦卽姪娣若秦  
穆以懷嬴媵重耳是親生庶女但愛其人而願爲之媵非  
禮本當媵也凡媵必隨嫡以徃亦無待年于國之理古之  
媵猶今之陪嫁非特女可媵男亦可媵伊尹嘗爲有莘媵  
臣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秦以并伯媵穆姬是也春  
秋時以弱媵強以小媵大皆臨之以勢而說經者遂據爲

古禮懷嬴之媵尤事不恆有未可執以爲証讀左氏公羊  
毛傳者審而討論之可也

野有死麕

此戒士之無禮以求女也野有死麕物之自斃者堪憎人  
胡不知所擇猥以純潔之白茅包而取之有女懷春女之  
感時者非正士胡不知自愛乃無端身徃誘之此非必真  
有其事也設言如有懷春之女吉士斷不可徃誘之耳  
林有樸檉蒙茸幽翳不可輕身以入也野有死鹿白茅純  
束不可冒昧以取也女處深閨懷春之思誰實知之而吉  
士可以非禮誘之乎

為吉士者戒之哉舒其行而脫脫兮無動其所佩之悅兮  
內則男子佩紛纓無使彼守閭之屍也吠斯其為好脩之吉士也  
此為二南之正音前人失解至目為淫詩可怪也

何彼穠矣

平王齊侯斷非平正齊一之謂顧氏炎武曰此莊王之事  
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召  
南十三篇王栢乃欲退其三於王風而不知後王之事可  
附前王是不讀書也洪氏邁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  
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  
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二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

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其說甚明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  
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齊侯齊僖也王姬正是平王  
之孫而其女乃平王之外孫詩人見其衣之穠容之盛車  
行之蕭雝猶是王姬之故物因以想見周家內教之美此  
魯詩說考之左傳亦合似可從也

騶虞

記曰騶虞樂官備也官備者才多之謂賈誼曰騶者天子  
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騶虞之官能効職以供田獵則官之備才之多可見矣

鄭箋一發五靶謂戰禽獸之命令言禽獸各爭其命也孔  
疏五靶一矢殺其一而已非矢不單發中必疊雙如西都  
賦所云也集傳引之悞古者一發四矢蓋先後發之非四  
矢並發也一靶中而五靶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庶可見  
而虞人之効職不可嘆美乎

詩潘卷之五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學

擲

相舟

相舟不類於凡舟汎之水而無所用則亦汎其流以興賢  
者在人國置而弗用猶之相舟耳然而豈敢置君國於膜  
外哉耿耿不寐不啻有切已之隱憂惟我無酒以敖以遊  
而憂其何以暫釋哉

鑒所以茹物而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兄弟我所據而我有  
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適以逢彼之怒兄弟指小人怒



則羣起而攻之也

夫我心雖匪鑒也然而匪石也不可轉也匪席也不可卷也我之威儀棣棣猶是中規中矩不可選以隨人豈因彼一怒而改其常度乎

唯其如是而我之憂滋甚矣既獨立而無儕寧不取愠于羣小覲閔多而受侮不少未嘗不寤辟之有標也憂心悄悄非但畏讒正以憂國寤辟有標非思改節正以憂公我無所訴訴之於日月日居月諸胡不長明而迭微則有時固不可控愬矣煩寃蘊結如彼不澣之衣積垢在身不可湔滌而一新也安能假羽翼以奮飛使得一至君所而

申雪之乎

綠衣

綠衣也而忽黃其裏則將黃其衣矣黃其衣則將黃其裳矣心雖憂而無益曷若已且亡哉章一二綠兮絲兮是女所手治而甚明兮同是絲也而治之爲綠治之爲黃我思古人正名定分蓋使之各相安而無相訖兮章三絺兮綌兮淒其以風過時而成棄捐古之人未嘗有之今則然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以刺莊公者何其婉也

燕燕

石碣之謀州吁也以陳爲援戴嬖之歸陳不無力矣詩曰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其平日之勉戴媽而欲甘心於州  
吁者殆非一日故稱其秉心之塞淵而遠送于野其執手  
丁寧豈直爲婦女態哉詩之可以補史也如是

日月

此與下終風皆追念莊公悲其言之不聽也蓋嘗對日月  
以矢誠望古處以規正不謂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邦國  
胡能有定乎當其時寧不可惠然一顧我耶

三章言德音無良者言彼之所稱爲德音實皆無良之言  
也指嬖妾而言之

末章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言父母畜我之深恩初不料我  
之有今日也苟其有知應念其畜我之不卒矣報我不迷  
言莊公所報之言不堪盡述於人

終風

借終風之暴比莊公之喜怒無常笑而謔浪且敖匪笑而  
實怒矣中心焉得不悼乎

終日之風未有不霾者彼如惠然肯來忍見其霾哉莫往  
莫來言其往來無定是以悠悠之思與日俱長也

霾則曠曠則陰且雷昏戾恣睢無所不至也願言則嚏氣  
嚏則生飢嚏也

擊鼓

左傳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以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漕漕考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邱使漕既城不城楚邱矣諸家皆以爲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爲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濶之悲居無宮室卽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而復城楚邱爲遷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

首章言其殘民以逞或城漕或伐鄭踴躍無前之狀二章猶望其歸三章恐其不復能歸也彼將于是爲居于是爲處阻兵而安忍則將爰喪其馬爲敵人之所騎矣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敵人之馬充斥于林中而身命其可保乎下章遂以長訣其室家

### 凱風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旣已改嫁則義與父絕非小過矣蓋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責欲嫁而中止故曰小過詩無母嫁之意甚明

凱風自南棘心吹而天天可以人而不如棘乎母氏劬勞

凱風之吹棘也

凱風之吹棘俄而成薪矣我母氏之聖善撫我七人竟無一之爲令人何以爲人子哉

寒泉之在浚者一而汲之甚衆猶母唯一身而待育者七焉母氏其勞苦矣敢不思而自奮乎

黃鳥之好音猶能悅人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誠鳥之不若蓋自責自恨之至

雄雉

春秋隱四年衛宣卽位明年衛人入郕十年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旣爲鄭敗又

與齊鄭謀魯魯桓求好於桃邱弗遇卒來戰於郎前後反覆貪求伎害莫此爲甚詩殆作於此時

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伎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杌隉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

雄雉取其善鬪故以起興爲國事阻而曰自詒者以勇敢而選從軍不啻夫人之自召也指其夫實以指其君首章已露本旨矣

匏有苦葉

此詩二章言雉鳴求牡三章言雝雝鳴雁非刺淫而何但序指宣姜詩中却不見此意

匏之成可佩而濟也而尚有苦葉則不可以佩濟之盈畏其溺人也而有瀾其盈則不可以涉夫涉亦有道矣深則以厲淺則以揭尚其慎之哉

有瀾濟盈水方盛而以為曾不濡軌則將輕身以往矣有鷺雉鳴音相感而若求其牡則將騫飛以赴矣求其牡者求為牝牡之苟合云爾

嗟此配偶之大事也而可以若是之苟乎請言昏姻之禮納采必用鴈請期必俎且皆在河水未泮之時士如歸妻

未有不以禮者也

若我之濟也豈敢輕身以往哉濟有深涉必方舟而後濟招招舟子人滿舟盈人雖渡而我則否願俟我友以共濟焉彼徒涉者曷不猛省哉

### 谷風

衛有棄糟糠而戀新昏者詩人述棄婦之言而深惡之葑菲上下可食母取其莖而遺其根夫婦始終與齊母好於初而背於終况德音不可以違尤當勉同心及爾同死乎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言無望其送之遠也但薄送我于門

畿猶見故夫之情而竟忍相決絕也蓋有洗有潰之狀棄之唯恐不速情狀如繪

涇本清而渭濁之言其始非無知今乃戀新昏而瞽亂也逝梁發筍言去後不顧其私藏遑恤我後并其子女而莫之恤矣

就淺就深者相時之勤何有何亡者安貧之苦匍匐救喪者相夫之任卹也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其諫之逆耳也德者婦德卽首章之德音也育養也昔恐其養生之鞠窮以及顛覆故言無不入今則比予于毒而棄之矣

旨蓄所以御冬而爾之畜我但以御窮獨不念昔者予之來墜乎通篇怨而不怒哀絃掉尾餘音如訴當想其立言之忠厚

### 式微

左傳荀林父畧狄土立黎侯在衛穆公時方其失國晉方主盟中夏乃不望救於晉而望之衛者流寓在衛急不暇擇也或謂在宣公時無可考

式微胡不歸舊說國雖微而未滅尚有可歸之地愚意式微正指衛也衛之式微如此我胡不歸而留此哉國破家亡歸將焉往傷之至也下二句乃以望衛君而深責之

旄邱

狐裘蒙戎與下瑣兮尾兮相應若曰昔之來也猶衣狐裘  
之蒙戎今則裘敝而瑣尾為流離之子矣黎在上黨壺關  
縣本處衛西其來奔衛則東故曰匪車不東言昔尚有車  
而今且徒步也叔兮伯兮同姓之稱非以方伯稱衛亦非  
呼其臣

簡兮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之觀我甚明故賞我而錫以公庭  
之爵有力如虎禦亂之才執轡如組治民之能賞我而不  
我用仍以伶人畜我耳山有榛則茂隰有苓則繁如使隰

有榛山有苓而能得其所乎是以望西方之美人而嘆之  
此非賢者之自作也如曰自作則似東方曼倩之自嘲寧  
得為賢乎美人指西周之盛王

萬舞有二一羽舞文舞也一千舞武舞也此文舞也籥以  
竹為之長三尺有六孔執籥以左將釋籥也秉翟以右將  
舞翟也非右舞而左吹

泉水

歸寧者歸以寧其父母也如父母已終則何歸之有後序  
非是詩亦無終遠父母之意當是父母在以他故不得歸  
如兵戎構釁之類故思之切如是錄其詩所以嘉其孝思

也衛女懷歸之詩載馳竹竿與此凡三皆止乎禮義之作

北門

君居南面以嘻臣出北門以憂爲君國非爲身家也窶且貧能守道也敦迺至而政事日益乃曰天實爲之者不敢怨其君也世亂君闇守死不變其心彌苦其節彌堅

北風

北門留而此篇去亂邦不居也其虛其邪邪爾雅作徐威儀容止之虛徐也夫身旣去國尚何虛徐之有故曰旣亟只且赤狐黑烏禍在目前尚可不亟行哉

靜女

此惜君子不遇於時愛而思慕之故借靜女爲喻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其遇主於巷所進皆法物也以貞靜之女而擬之曰其姝猶于旄之言彼姝也城隅幽僻非在山林彼其俟我之求之哉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求之未得其道也

靜女其變矣乎而非變也彼將貽我以彤管之法物而致之於禮度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說懌于女美也蕘生于郊野可縮酒以奉祭自牧歸蕘尚洵美而且異我非以女之美而異之也貴其爲美人之貽也

新臺



予讀新臺之詩而嘆人之賤女貴男莫如春秋時為甚也  
 以秦穆之方強也既以懷嬴事晉惠復以備媵於重耳以  
 晉霸之猶存也明知楚靈之挾仇乃送女以為之妃齊景  
 涕出而女吳吳亦以孟子妻魯昭若不計其配之當否而  
 漫以與人者且既已與之即不計其國之君奪以為妻而  
 瀆亂其天倫也魯惠公奪子息之妻以為妃而宋武弗之  
 問見史記楚平王奪子建之妻以為室而秦人莫之何降而  
 公孫敖奪襄仲之妻若固有之夏姬嫁六夫而濫淫鄭人  
 聽之夏姬鄭穆公女此宣公奪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齊人聞  
 若無聞哉雖然新臺之作予不能以無疑夫衛弱國也非

楚平可比齊能殺哀姜之淫何甘受恥于衛且國君之嫁  
 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宣姜於中路且既欲奪  
 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  
 醜乎考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  
 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為伋求娶于齊右公子  
 復命于公未將六禮公聞其美乃自求為夫人宣姜未必  
 即是齊公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  
 所以說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燕婉之  
 求得此戚施蓋推本言之也夫盈門有爛將與其子行饋  
 食之禮而要之中路加以揄狄直同兒戲當時君雖賤女

亦恐不至於是

二子乘舟

此序與左傳魯詩俱同者然孔疏已疑其不合矣考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之四年其卒在桓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而在卽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爲伋求娶於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構急子壽能竊兄之旌以代其死年又長大合前後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年分之不合如此左氏其可據乎朔與宣姜所遣殺伋之盜必

爲親信豈有不辨伋壽而誤殺之理且夷姜之未縊也爲夫人乎抑不爲夫人乎爲夫人則名不正不爲夫人則伋爲庶子何以立爲世子况宣姜未娶之先宣公不聞別有夫人是庶母也而儼以爲妻乎左氏傳聞非實毛公據之蓋與之同失而不知洪容齋諸人辨之詳矣按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閔之而作詩云云其但云伋爲前妻之子則非姦生之子可知故立爲太子二子乘舟以壽在得免于死後乃俱死于齊則情事俱

順此魯詩之可從者

毛氏奇齡曰史稱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縉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是年州吁殺于濮宣公乃立宣公之生伋當在桓公之時至即位之初長大可娶年分悉合史但稱愛夫人夷姜而生伋不云是莊公之妾則左氏所云烝于夷姜者非也按此即新序魯詩說也但奪娶宣姜而生壽亦當在即位之初年方合

詩潘卷之六

會稽范家相

衛州一學  
字雪舟

鄘

柏舟

序曰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共伯武公兄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當其即位之初年已四十餘矣世家言武公篡共伯而自立固未可信但釐公死而共伯立既葬而後死可知何也父死未葬雖已立不稱君禮也共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年亦近五十何云早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

至眉被於兩傍幼小之飾若父母現存雖長不去唯拂而  
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  
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歛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葬  
何尚以兩髦稱之是皆悞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  
死武公是以嗣立爲太子共姜無倚大歸於齊其母欲奪  
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髦彼  
兩髦也

柏舟至堅雖泛於河不腐故共姜借以喻其之死靡他之  
心與汎彼柏舟取義不同

牆有茨

此序但云刺宣姜與頑淫亂而左氏所記尤爲可疑按傳  
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  
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宣姜齊女也旣以不正  
始復縱淫于後使其庶子烝之不可而又強之何乃賤之  
如是其甚耶且曰使之曰強之若迫之以必從者尤非情  
理之所有豐坊曰昭伯不可而齊襄強之竟改適爲夫婦  
左氏以其人倫失序故謂之烝蓋襄公躬行禽獸惠與宣  
姜頑同奔於齊故襄公使之淫亂以爲樂是未可知然予  
謂戴公文公五人斷非昭伯所生何也史稱昭伯早死若  
烝于宣姜生子女五人則惠公立後十年尚在何云早死

且此子女五人育於宮中惠公何以稱之不特此也戴公廬于漕齊桓爲之禦文公遷楚邛桓又爲之封桓之霸也申五命以摟諸侯皆以正身齊家爲本豈有立昭伯姦生之二子以亂衛之宗祊卽衛人亦不服也宋桓許穆儼然人主亦豈肯取曖昧不明之女爲夫人哉且戴與文之立也如據史以昭伯爲父是以祖母爲生母也如以宣公爲父則又以生父爲親兄名分之不正莫此爲甚獨不爲齊桓衛文一籌度之乎竊以昭伯之烝宣姜事或有之但非齊人之所使齊子戴公五人或皆宣之庶子不必盡宣姜之所生左之失誣當細詳之

案漢書卷八十一表以戴公父心爲點年子

### 君子偕老

此詩當在新臺後牆茨前宣姜正爲夫人之時夫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乃同心倡隨絕不知恥詩人醜之首曰君子偕老刺意已明

嚴氏華谷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容貌之尊盛中間但有子之不淑一言而刺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中間但有大夫夙退一語猗嗟之詩但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但下一二冷語不露

夫人以承祭爲重故首言副笄六珈以法服爲尊故繼以象服是宜委委佻佻行步之美如山之重如河之平也

詩經卷六  
玼兮玼兮承副笄也加副笄則必着翟衣加瑱掃是以眉  
之清揚愈顯其皙也天也帝也言其儼居尊位而不自省  
也

嗟兮嗟兮承象服也服展衣裳縹緜夏之盛服益表其顏  
之清揚如是之人而稱之曰邦之媛也愧耶否耶

桑中

左傳夫子有三軍之行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逃  
者也蓋借桑中之淫奔指巫臣之竊夏姬非以桑中本為  
竊妻作也毛公悞會其旨遂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為說  
非也依首序但云刺奔為正

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比于慢矣據史記紂使師延作新聲  
武王克商師延投濮水而死衛師涓從靈公過濮上夜聞  
水中樂器聲延抱樂器以沈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曰此得  
之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濮上之音蓋指紂樂非指此詩  
之音也

期桑中要上宮送淇上其地則一孟姜孟弋孟庸其人則  
三蓋淫者一而奔者三一人一事也李厚齋詩所指為宣  
姜詩孟姜孟弋孟庸或即其姊然弋與庸明是姓豈槩是  
姊媵乎

鶉之奔奔

此詩趙孟明以爲床第之言不知伯有之賦此何所取義  
豈以祈大國之正已耶楊龜山曰聖人錄此見衛所以爲  
狄滅之因故次于定之前

定之方中

姜氏炳璋曰詩但言宮室而城郭都邑皆在量度中也但  
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可備知也但言一升一望而朝市民  
居已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廬有田有宅也但言夙  
駕而宵旰之勤可見也但言騶牝而國之富強可知也落  
落數大端中興之規模畢見

周公卜瀝澗之東西左氏言山河之表裏皆以地利爲本  
文之建衛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其于形勢審矣衛之亡也  
以秦之二世非終焉允臧歟

匪直也人承上起下之詞言公之勤于農桑匪直爲民人  
如是也其秉心之充塞用意之淵深無所不到卽畜牧之  
孳息已有騶牝之三千矣

衛本國旣滅于狄文公徙居楚邱子成公又徙帝邱今之  
濮陽是也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故與邶  
鄘衛相比而稱鄭衛之音

蝮蝮

蝮蝮地之淫氣傍日以成彩陰干陽也曰莫之敢指者戾

氣在上也序但云止奔古說多指宣姜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于宣姜不相似

相鼠

此序但惡無禮而諸說並刺宣姜韓詩亦然然衛文賢君其治衛之詩自于旄而外不多見詩之次序雖有移亂而蝮蝮與此篇恰在定之後于旄之前則止奔所以防淫惡無禮所以訓俗猶見中興之雅化當從首序爲是

詩惡無禮而以相鼠比者非以鼠能拱立而有禮也鼠有皮以蔽形有齒以食物有肢體以具形是之所以能生也鼠雖可憎而猶具生之理無禮之人則生理絕而生亦徒

然耳蓋斥無禮者之宜死而生也

于旄

定爲文公立國之本于旄則作人之雅化也在郊在都在城國人于于旄一見再見三見也大夫乘四馬初往求賢故曰四之求賢旣得並馬以歸故曰五之六之何以畀之何以告之知其必有以報大夫也左傳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于旄之忠告至矣哉言上之致敬盡禮如此賢者無不獻可替否以致其忠愛者但不知其何以畀之何以告之耳美大夫正以美衛文



詩經卷六  
一章虛言欲歸二三正言責臣四則明言當控告于大邦  
發乎情止乎禮義莫夫人若矣意欲大夫之設法以救衛  
非違禮而徑情也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人隨使公子  
無虧帥師戍漕意許大夫即從夫人之命往齊請救可知  
此事左氏年分亦悞按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  
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  
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夫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云  
芄芄其麥言采其蠶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衛或在次年或  
戴公未立之前  
視爾不臧我思不閔言我視爾之所謀皆非良圖若我之

所思不在遠而在近若齊與宋必不閔而不納也  
古禮有不可行于後世者三祭之立尸以孫象祖至于禘  
禘堂上皆諸孫堂下皆父兄相率而羅拜心何以安一也  
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幼者待年此春秋之  
事不可以行二也詳江有汜父母既沒雖國破家亡不得歸省  
兄弟三也秦漢而下三者皆廢豈以違古爲非哉

衛

淇奧

抑之詩有與淇奧相發明者不愧屋漏不敢射思即切磋  
琢磨也質人民謹侯度即瑟僖赫喧金錫圭璧也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善戲謔不爲虐也惠朋友繩孫子至于萬民靡不承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也

聖賢之學治外卽以治內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切磋琢磨于威儀言詞見之可謂善言睿聖

綠竹古分爲二綠爲王芻竹爲蕭竹王芻莎也蕭竹蕭蓄也朱子改爲綠色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榘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故多竹哉

### 考槃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廉其惟隱者故錄考槃與孔叢子合後序刺莊公不能繼武公使賢者窮處疑

有本

因澗阿以考室架木作屋謂之槃其中旣寬且邁可以寤歌何樂如之永矢弗告猶云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

### 碩人

以碩人美莊姜而曰其碩曰敖敖因而叙世系以及媵親美其容色之盛喜其盈門之爛并及大國之多儀皆俗情之艷美非好德之所尚也乃詩人一一侈陳之者明莊姜之賢不必言卽以容貌禮儀姻族觀之亦人情所共悅而何以不見答于公也

巧笑者笑之倩不輕笑也竹竿云巧笑之嗟是也公唯謔

浪笑傲則不樂巧笑矣可互証以見

嚴氏解大夫夙退二句曰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于公豈吾君疲于政事未暇與夫人相接耶如是則大夫在朝者且宜夙退無使君勞也其體會細矣愚按夫人來嫁入朝之禮夫人至君冕而親迎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至于入而行共牢之禮則大夫當夙退矣無使君勞者行禮之勞也詩皆叙其來嫁之事似不必言其後之不見答也亦備一說

氓

詩人述棄婦之言以明苟合之無終其爲戒深矣曰淇曰

頓邱曰復關明著其地曰貿絲曰秋期明著其時行徑如繪一一出自口中恬不知耻昔人謂谷風節節是哀氓詩節節是供牒也

此婦之奔方三歲而顏之衰旋比于桑之落者非但作勞使然也所遷之賄盡食貧在室以至衰落之如是耳然則男子之來卽我謀非貪色盛亦利財多財色去而愛絕可不戒歟及爾偕老以下追述始奔之語期偕老之如一謂爾母使我老而興怨也當無舛無泮長如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乃爲有始有終耳其情雖苦而事彌醜

竹竿

序言思歸者思歸寧也後序以爲適異國而不見答非也夫適人而夫不見答可以思歸故國乎首以少時閒情說起明其在家之樂接言豈不爾思言歸寧不得思亦徒然也明人季本以此二句似淫詩而改之大謬

芄蘭

佩觿佩鞮者雖童子也能不以彼爲知于我甲于我乎彼其垂帶而悸顏厚有忸怩矣其辭雖曲而有直體若非刺君之詞則指童昏居上位者言之

河廣

易同人注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謂其嬪妾多雖無子不

出唯犯大故仍用常法耳宋桓夫人之出未知何故說苑載宋襄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則終不可往矣蓋不敢言其母而言舅則夫人似非爲淫逆而去故冀以感桓公而反之也夫人河廣之詩當作于此時嚴氏謂襄公之世衛文已遷河南不須渡河其証甚明

詩雖以望宋爲言然于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肯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

伯兮

執爰前驅義當從戎無怨懟也膏沐不施偶居無匹晦冶容也其雨也而日杲杲望雨者無不首之疾我之望伯猶是矣葵之爲言諛也忘也樹諛堂背或可忘憂皆思婦之言而序曰刺時者刺兵戎之不息也

古說謂爲王前驅卽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繻葛一戰夫衛宣從王伐鄭于義甚正詩人何故興刺春秋之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以証之

### 有狐

舊說以狐之媚比女之無因而憂人之裳衣其義甚淺且寡婦鰥夫于詩無徵此蓋憂亂之作故序曰刺時耳淇梁

孔道之士狐不夜出而晝見綏綏然不復避人妖徵也無裳無帶無服民之衣不蔽體則食不充口可知窮困如此亂將至矣皆觸目傷心之語

### 木瓜

齊桓之封衛衛未有以報也而曰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且車馬器物之遺非輕何以木瓜木李爲喻乎詩若曰人生贈遺之故苟其情甚厚于我雖投我以木瓜之微必報之以瓊玖之重匪以爲報也蓋欲永以爲好也况齊之厚我豈木瓜也哉衛之感齊桓也深故其詞如此而所以美桓公者自見

王

王風次序說

王風何以次于邶鄘衛之後也劉氏安世曰王風在邶鄘衛後者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卽邶鄘衛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鄘詩十篇共二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列于王之先而仍列爲三國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按劉說本之漢書地理志可知國風之次序各有

意義不容忽而不講

黍離

岐豐爲西戎所有六七年始入于秦周之宗廟宮室戎之所毀非秦之所毀也大夫行役覩禾黍之離離傷故都之淪喪民皆封殖耕農因作是詩非但悲宗廟宮室之鬱爲禾黍也故首序但曰閔宗周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斯時其曷至哉雞棲于塒日其夕矣牛羊皆已下來則今日又不至矣如之何令我弗思蓋日期望之詞詩次黍離故序刺平王

君子陽陽

此與簡兮相似彼萬舞而誇錫爵此執簧而樂只且皆舞師也古者樂正之職習舞釋菜興器用幣國之俊秀肄焉干戈羽籥春夏以時非賤職也籥師旄人掌教舞仕與國子身閒而業尊聊逍遙以肆志故賢者時出其中秦漢以下俳優侏儒盡入太常房中之樂但以窮聲色娛耳目而興賢育才之地一化爲酣歌妙舞之場賢者豈肯出此哉房者樂師肄業所居之房也古注以爲房中之樂箋疏以天子路寢小寢之房釋之夫路寢法地也樂師可陽陽然執簧以招友爲樂乎

揚之水

戍申戍甫戍許不一戍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戍因申而連及之也甫與申同在南陽宛縣許在開封鄧州之間與申接壤戍之皆以爲申耳孔氏謂甫許俱姜姓故借言之其實不戍非也顧氏炎武曰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于平王之志當時但知其冢嗣爲當立而不知其與聞乎弑爲可誅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故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

中谷有蓷

此幽王詩也三章皆曰有女仳離是民人棄其室家亂離

莫保情非得已何以重責其夫曰遇人之不淑乎蓋責其夫愈以憫此女也言外亦若爲申后憐者菴藺卽益母宜生濕地曠其乾先燥其乾地之菴也繼則得地而脩長者亦悴矣終并下濕之地無一不曠其殆爲宜曰之在申喻乎

### 兔爰

後序以此爲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唯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爲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之蓋以自喻也

### 葛藟

三章皆以終遠兄弟責平王不親兄弟之國而終依母家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愚莫甚也亦莫我顧亦莫我有謂雖呼之爲父母而彼亦弗我顧弗我有也呼之親之寧不反而滋赧哉

終遠兄弟之下接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遠兄弟則以他人爲兄弟以他人爲兄弟則以他人之父母爲父母矣



言滄卷六  
甚之之詞也故三章明言之曰謂他人昆

采葛

葛蔓草也易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蓋苦其纏束以致危動也蕭艾混于香草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彼者彼其君之詞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謂君之于讒人親密之至一日不可以離則去君日久者能弗惴惴如集木哉黃氏曰抄載朱子詩傳新說仍改爲聽讒惜不見其改本

大車

穀異室死同穴守禮之言下二句信誓之詞當時周大夫

聽訟失斷而男女怨恨自誓也序刺周大夫後序以爲不能聽男女之訟按之詩文甚明

畏子不奔者女之言也言我若奔爾則爾仍懼大夫之法是以畏而不敢也然豈遂忘夫婦之恩而有二心乎故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邱中有麻

周人惜賢者之去而思之也言陟彼邱中以望田則有麻有麥果則有李皆子嗟子國之所封殖也遺愛猶新彼其猶肯施施而來食我而貽我以佩玖乎毛氏以子嗟子國爲留氏父子之名必有所本或曰設爲彼國之留賢亦通

若指為淫詞失之遠矣

詩瀋卷之七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學

鄭

緇衣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謂其得好惡之正同民之欲也緇衣指賢之仕於周為大夫武公之薦於朝者也稱其宜欲其久於位衣之敝予則為之改製而新之適子之館見子之勤於職而薄於奉也還則使廩人繼之粟而授之粢焉司徒之官以賢制爵使民慎德武公之輔周如此信能繼桓公之業

哉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焉明指武公而言  
桓以陰謀取國後死於犬戎之難武公與晉共逆平王於  
申而立之遂娶於申而立爲夫人夫幽王之難名犬戎者  
申也武公乃忘父仇而結昏姻至其子莊公首抗王師射  
王中肩如是而稱爲世德良可寒心然好賢之誠自不可  
沒

緇衣黑色布衣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蓋諸侯  
卿大夫視朝之通服非常朝之服

將仲子

仲子指祭仲也仲之諫莊公也實啓公以圖段之思所以

惡其踰里踰牆間人骨月也惡仲則刺莊矣折杞折檀手  
足相戕之喻父母指姜氏下三句乃莊公飾詞對仲之言  
此作於莊公之世故隱而不直

叔于田

國人之愛段莊公縱之也莊之縱段正以圖段也深心以  
殘骨肉釀亂以逞雄才惡莫甚焉故不刺段而刺莊  
段得衆國人愛之意段亦有可愛之事歟不然何以巷無  
居人也莊公至此蓋若爲勿知也者而甲兵則已備矣

大叔于田

檀弓暴虎馘于公所古註謂獻於莊公之所是也從公而

田田之大也故別之曰大叔于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述公飾爲愛弟之言

春秋經曰狄入衛鄭棄其師其詞蓋專責鄭文之惡高克而并棄其師無人君之道故詩亦無惡高克之意夫狄之入衛患未逼鄭何庸先發兵以禦之河文公既惡高克何不逐之乃逆料其不能將師使之棄師而自奔馭臣之道既失而棄師之心尤不可問詩卽史也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鄭次國也不應有三軍而詩曰中軍作好者繻葛之戰明有左拒右拒僭之久矣左旋右抽謂左軍方自河上以旋右軍復抽師以出河而高克但在中軍作好極形其不堪將師之狀

### 羔裘

羔裘之美大夫詩文甚明序曰刺時者意以刺君之不能用以當國耳曰彼其之子是及其在位而稱美之詞非如後序所云思古以風

### 遵大路

去國以禮故行大路摻操也同官者操其袪而留之曰毋我厭惡而不省也君臣之義禮當留戀不當如是其速也寔者速也詩文如話

女曰雞鳴

明星啓明星也士將早弋而女聽雞鳴以相告未及昧旦也而士則疑爲昧旦矣然明星尚有爛也以是翱翔而往弋鳧鴈未散所獲必多矣

唐李華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載在

禮經

弋之多和之宜足以佐飲願偕老之如斯萊妻鴻婦之敬也鼓瑟鼓琴雖樂非湛故曰莫不靜好

知子者知士之相結在先也或同其方而來或傾其心而順或合其志而好以贈以問以報我母惜此雜佩子母失此良友有進德之思焉詩人述賢夫婦之相警以戒當時

不悅德而好色之多序說是也

有女同車

此固非竊妻之詩但序云刺忽義亦難通蓋忽之辭昏雖失大國之援而義則甚正考鄭忽先在王所陳侯請以女妻之鄭伯許焉而後成昏忽從父命而可以爲非乎陳嬀不以色聞又何以舜華爲比且詩云孟姜如序所言正是魯之文姜也詎文姜也而德音之不忘乎淫弟殺夫天下後世之所深惡忽之辭昏幸而免爲魯桓若詩人反以刺忽此聖人之必刪無疑者也或曰鄭昭之娶陳嬀也在隱之八年是時未聞齊欲以文姜妻之及桓之六年昭公率

鄭師以敗北戎始有請昏之事昭公辭而祭仲勸之昭公不從爾時文姜歸桓業已三年似忽之辭昏者別有一孟姜而非文姜也抑知昭之娶陳媯時已十年矣尚何以請昏爲哉總之左氏記載前後舛訛毛公但據祭仲勸忽一節以之解詩斷不可訓也此刺當時親迎者不悅德而好色之詞孟姜不必定有其人親迎未知何指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旗賦此取其德音之不忘詩意甚明

山有扶蘇

此合下三篇固非淫奔之詞但序云刺忽亦復可疑箋疏以狂且狂童皆指昭公夫昭之卽位年非童幼遭家多難

不狂不狡詩何以云然乎朱子初說疑指厲公然厲與昭年正相近亦不當目以狂童或指祭仲則仲實老姦非童也嚴氏泛指昭之執政似爲近之然昭公執政自祭仲傳瑕外不聞別有何人且立未一年卽出奔於衛四年始得反國又二年卽已遇弑豈其別有親近寵昵以致悞國喪身歟皆無可考此詩爲刺臣之詞甚明但未知的在何時范氏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爲美孰非美宜若易辨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充子都之美反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二章皆賦而比也子都莊公時有其人子充不知所考大約亦美士耳以

子都子充比狂且可知是少年不更事之人亦美士氣  
穉兮美又木良民限美感險置笑二章皆類而此  
風吹槁葉君危於上子倡汝和臣比於下如燕雀之處堂  
而不知厦屋之將傾詩人故代爲之懼且危焉其詞似近  
於刺忽而忽之時事亦無所證時其間豈未映出空何語  
狡童此與扶蘇如出一詞蓋嫉其君所用之人心皆叵測君實  
被其煬蔽而不勝憂憤也彼狡獪之童始與我言且食今  
則否矣我豈不能去此而他適哉維子之故徘徊繫念使  
我不得食與息兮子者指其君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以鄭事考之若在晉楚爭鄭之時似  
爲近之當時鄭連歲被兵民不堪命子駟當國謀之不臧  
故思大國之正已也涉溱涉洧意在從晉不我思而就他  
人方從晉而又從楚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鄭之不安其  
國者凡四五年皆子駟之本謀故斥之曰狂童之狂然六  
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太叔已賦此詩似去子駟時太近何  
遽爲當時傳誦乎姑本曰陳曠

男親迎而女不從春秋多有此事坊記曰親迎之禮舅姑

承子以授綬

此舅姑是女之父母

以此坊民民猶有不至者此詩蓋

述女之不肯往就親迎而中悔之者男行而女不從昏姻之道缺經亂故也故序曰刺亂

親迎之人容則既丰且昌服則黻衣而黻裳其禮之恭則俟乎巷俟乎堂尚何不足之有而父母乃不予送不予將能無悔乎女嫁而送之門者父母之事乃又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者言此時叔伯在旁何不勸而使駕乎悔之至也聖人錄此以警當時之頽俗猶坊記之意

東門之墀

東門之外移居者新除地以爲墀而樹之嘉栗始則茹蘆

之在阪今已室家之有踐矣雖其室邇在東門而其人已不可長見我豈肯忘情於爾乎但恐子之棄我而不我卽也有踐家室言其治家之有條理詩無褻詞明是賢人去位高隱而詩人企慕之如此與下篇風雨相似

風雨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晦冥之時忽覩君子之光幸何如之雞戒旦而天將曙苟君子出而仕人之國世必將治矣蓋望其出而勸之也或曰雞鳴在風雨之候昏旦庶乎可分君子治濁亂之政時事度乎清明旣見而云胡不夷未得見也其思深其詞曲二說皆長



子衿

青青學士之衿昔之被此禮服以遊於庠者今則悠悠我思矣絃誦久輟學舍空存我縱以失教而不往子寧不可重加振作繼嗣昔日之好音乎我者代為學子之言子者指其上

挑兮達兮非復青衿之舊矣登城闕以遨遊瞻人才之可惜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以被兵之故然明欲廢學校微子產則庠序鞠為茂草然究不得延師儒而勤教育也詩人是以傷之

揚之水

水無物不流而揚之使流雖東楚之輕亦暫流而旋止喻懦弱之主不可扶之使強也不信兄弟而信廷言危乎殆哉序以為刺忽之詩似為近之

出其東門

東門之女非不如雲如荼而皆匪我思存也縞衣綦巾守貧聊以自樂詩意甚明序以為五公子爭兵民人思保其室家則以戒人之乘亂以奪人之室家者於義亦通但語意和緩似不類閔亂之詞 此所云茶茅秀也與以媻茶蓼之為莠草誰謂茶苦之為苦菜不同

野有蔓草

蘇氏穎濱曰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尚得零露以生而自傷其不及也思得君子以被膏澤庶幾邂逅遇之以適我願故子太叔賦此詩而趙女子美之以爲吾子之惠意取於此夫子與程木子傾蓋相歡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明非述淫詩也

溱洧

冰渙蔞榮正桃花水下之時而溱洧之遊治士女之謔浪如此風俗之敝莫斯爲甚然所謂同遊之士女亦當是平日素相狎習之人非水濱雜沓無端自成而采蘭贈芍各隨所愛以奔之也詩人直叙之而義自明夫子次第之以

爲鄭風殿旨深哉

詩譜卷之八

齊

雞鳴

蒼蠅之聲何以悞聽為雞鳴蓋雞本未鳴而以既鳴警之也曰非但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哉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三章蟲飛薨薨正是蒼蠅之聲皆設為之詞以形賢妃戒旦之殷齊之賢妃無指故序曰思古

會稽范家相

蘅洲一學  
字雪舟

古人還

齊人好田獵而不務本業急功尚詐皆上之所化序曰刺  
荒後序指哀公或亦有據乎以子之還且茂遭獵者於道  
揖而稱之曰僂曰好相習成風雖士人亦不以爲非矣非  
特獵者之互誇也

著

親迎之廢於春秋久矣隱二年經書紀履緌來迎女君不  
親至而遣大夫譏之也當時視古禮爲可廢故魯哀疑冕  
而親迎爲已重也齊人猶行俟著俟庭俟堂之禮其充耳  
猶依古飾獨廢親迎而不講故詩人見而惜之曰此貴家  
之昏也何以祇有道婦入門之禮而不見其親迎乎其意

甚盛夫子亟錄之以警頽風也

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雁御輪先歸婦至壻揖婦  
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旣不親迎故但行婦至  
壻家之禮俟于著者俟于門外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  
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  
階而後至堂升自西階時也壻道婦以入每節皆俟之集  
傳節錄呂氏原說太簡故詳錄之

充耳塞耳卽瑱也懸之當耳故曰塞耳以素以青以黃謂  
以三色之絲爲統以之懸瑱統者繩也繫瑱於衡衡附于  
筓衡所以維持冠也筓者簪也所以固冠卿大夫親迎與

助祭之服同其服冕士弁冕弁皆有笄有衡有統垂于耳之兩旁故曰充耳瓊華瓊瑩瓊英皆石次玉者唯諸侯得用真玉尚者尊尚也

東方之日

序以爲刺襄之詩今味詩意似指小人在位朋比構結詭譎行私之狀履我猶言躡我左傳履士會之足於朝是也日方升東姝子入我室而履我約之相就月之升東在我之闥履我而速之行朝期暮約行徑如繪若作淫奔解似太褻

東方未明

荀子曰君命名顛倒衣裳而往禮也然則詩何以刺爲曰非常朝之日也雖非常朝東方未明而名臣亦其常也又何以刺爲曰非軍國之急務朝令暮改使人臣奔走之不遑也末章言折柳以爲樊圃雖狂夫尚瞿瞿然不敢以踰况人主在上而急以名我而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怨之深矣

南山

此桓公與文姜入齊之始齊人知其淫亂而惡之也諸家本史記謂文姜未嫁早通于襄故來齊以續淫按桓以三年迎姜齊僖親送於謹愛之也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至十

八年始與公如齊似其嫁時襄尚少也母論其從前有無  
通淫而至此則已章明內外矣  
或曰諸侯之女歲一歸寧齊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計其歸  
寧十餘次矣其與襄通當在歸寧之日然春秋于夫人之  
歸寧皆謹書之而文姜則無考春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十三年魯會紀侯鄭伯與宋齊衛戰意者齊  
僖與魯絕好故不歸寧歟然則雄狐之綏始於濼未可知  
也

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綏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  
貴賤各有匹偶如此魯道有蕩謂齊子與桓公爲匹偶而

庸止于魯矣既曰庸止曷又從公而來齊乎

甫田

此詩朱子以總角卅突而弁不似襄公故不從序而泛指  
時人然襄無禮義而求諸侯明見春秋傳故詩曰無思遠  
人勞心忉忉當是刺襄公初卽位之事無田甫田而莠驕  
驕無思遠人而心忉忉言憂不在諸侯而在蕭牆之內也  
婉而變突而弁君其猶有童心矣童而妄求其不至于殆  
也幾希

盧令

以盧與人對舉以美且鬢美且偲與重環重鉤對舉賤之

也人者從禽之人荒于禽者不仁而曰美且仁刺上下之  
交荒也

敝笱

敝笱雖專惡文姜并刺魯莊而取義別有在焉敝笱以喻  
國法當時王綱廢弛天下無霸法之敝甚矣襄與姜姊弟  
宣淫殺其夫而往來無忌網漏吞舟之魚莫之誰何詩人  
所以興歎也讀詩者當知此意

載驅

莊之二年姜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  
齊師七年會于防又會于穀凡五會焉發夕而成豈弟翺

翔而恣遊敖詩人直書之以垂惡于萬世可畏矣哉

猗嗟

此以歎美爲諷刺也縱其母以宣淫而反以譽之美之益  
無地可容矣射則臧兮儀旣成兮曰則曰旣愛之惜之不  
啻嘲且笑之結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責其當張弓挾矢  
以報乃父于九泉也然而莊且聯姻于齊矣

魏

葛屨

履霜者早行之苦而糾糾葛屨亦著之以履霜縫裳者婦  
人之職而摻摻女手亦率之以縫裳且其所縫之裳非常

服也先其裳要後其褌領是好人之服也以未嫁之女而縫此裳風之勤儉可見矣

是好人者服是要褌之服往嫁而入親迎之門宛然而行左辟之禮其所佩之飾則以象為埽提提然其安泰是貴家之昏禮也乃其所服之裳又不過要領之粗具而已蓋其家非不可以備禮而故為是不備者心之褊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夫民俗勤儉何當與刺蓋刺其有是風俗而不能致之于禮教耳

好人者少好之人左辟者婦入門而壻揖女不敢當尊而辟之也象埽尊者之飾女者未成婦之稱

汾沮洳

此非但刺儉也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躬自采莫采桑貧亦可知君不惜同姓為之重其祿以至于微弱是以為刺或曰汾水沮洳尚有莫有桑可采喻賢才何地無之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玉而棄之草茅亦異乎公路公行以儉嗇而居高位者矣此義亦長公行公族之官設于晉成時其先無有則此詩之作當在成公之後

園有桃

桃與棗皆落實于秋棘即棗詩人憂其國將為他人所取故托以起興魏小而逼於晉知其必為晉并也實之穀實之



言海卷八  
食言隕落卽在目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曰子之所言其指彼人耶何乃至于是乎舉國夢夢若燕雀之處堂心之憂矣如之何勿之思

陟岵

陟岵之垂戒有三焉知父母之愛我如此則昊天罔極之恩當時切于心一也二親遺體登陟不可以不慎二也知人之愛其子思其親如是則驅之死亡鋒鏑而不顧者必拂人心而干天和三也嗟予子行役義亦有三陟岵而懸揣父母之念我知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一也憶臨行之丁寧涕泣宛在目前二也猶來無止言無止息于王事不

以私害公三也

十畝之閒

此述賢者之招隱以刺時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者兩之也行與子還兮兩人也蓋辟地者招其友同往居之

伐檀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文選注引張楫之言曰伐檀刺賢者之不遇明王也皆與序合

伐檀而寘河干以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且漣漪爲輪爲輻將安所施爲問厚祿之人不稼不穡而胡取禾三百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食人之食者憂其

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亦顧名而思義哉自首二句以下皆詰責之詞以見賢者之不然

### 碩鼠

碩鼠指當時爲君聚斂之臣非以指君三歲貫女惡其重斂欲去而適他國也凡賊民者謂之蠹苛民謂之虎苛而貪謂之狼貪而狡謂之鼠

唐

### 蟋蟀

季札之美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卽蟋蟀一詩可以見之歲晚務閒不圖休息瞿瞿蹶蹶動目警心

豈非思之深而憂之遠歟故孔叢以爲見儉德之大也序刺晉僖說者從而爲之詞謂僖公局促鄙陋詩人欲提策其精神開廣其志意爲挽回國是之計考僖公卽釐侯世家無事實詩譜言其儉不中禮甚嗇愛物亦與詩不類

### 山有樞

詩以衣裳鐘鼓爲諷明指人君苟安怠慢而言非與前篇對舉作曠達之言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儉嗇無禮已在言外蓋借儕類以刺其君耳衣裳車馬之弗用則車服悉爲虛設鐘鼓琴瑟之無聞則宮懸俱屬空陳禮崩樂壞斤斤焉吝嗇守財何以立國此非刺晉昭微弱之詩當是上

篇刺釐公之序經師失其傳而悞移之者

### 揚之水

此序與史記合而朱子從之者嚴氏華谷則云此晉昭之臣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微詞以泄其謀欲公之早爲備也其說尤長夫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竭三世七十年之力僅遂其心皆文侯乃心王室遺臣不肯易心之故也昭公何以不省哉

石在水中隱而不見揚之水則鑿鑿其在目矣以興曲沃之君臣陰謀暴露也素衣而緣以朱人君之服彼皆願桓叔之衣是衣而相從于沃此潘父諸人之私語也旣見君

子云何不樂述此輩祈望之切事不旋踵而見矣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桓叔之命也

### 椒聊

沃盛則晉危故詩人憂之如此是時晉尚不甚微弱圖沃正及其時矣碩大無朋狀貌之異篤者計謀之深條喻子孫之多條益遠則實益繁尤可慮也

### 綢繆

序云刺亂未知何指若依詩之次第此篇在揚水後杖杜前似屬昭公之詩但杖杜刺昭公不親兄弟而爲之危究未遭桓叔之弑其在位七十年亦無兵亂何云刺亂乎此

詩當是桓叔與莊伯歷年構兵篡弒之事詩次之案豈可  
一二數哉

三星有二一心也一參也古之戶南向參在戶是孟春心  
在戶是孟夏毛傳主參鄭主心當從毛

束薪所以為燎束芻所以秣馬楚薪之翹也婚姻之所用  
綢繆纏束為時無幾俄而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為之幸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東山其新孔嘉其舊  
如之何之意子者男女之通稱嚴氏首章指女子二章並  
指男女三章指男子

杕杜

樹無葉則萎人無助則顛杕杜之葉滑滑如此可以人而  
不如杕杜乎獨行之踽踽豈無他人之可助但不如同父  
之切也嗟彼路人胡不與爾相比洽焉人無兄弟胡不思  
其無依焉言同姓者兄弟之變文也

春秋如宋衛楚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三家雖不道亦未篡  
國齊用田氏晉用六卿而皆亡不親兄弟之証也或曰此  
刺獻公也獻殺羣公子殺富子殺游氏二子以士蔦為密  
勿之臣是不親兄弟而親他人也亦合晉事

羔裘

羔裘以豹為祛為褱乃大夫之常飾望而知其可畏焉若

詩經卷八  
曰彼之執法以治我民人者自我人之居居究究懷惡不相親附故耳人懷二心已久豈無他人可歸但以子之法密而不敢耳序云刺時未知何指後序指昭公無可証

鴉羽

詩曰王事卽晉事也晉自昭侯以後與曲沃兵爭不息無暇勞于王事而王則爲晉勞兵者二桓王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一也十六年曲沃誘小子侯殺之王又以兵救晉二也豈周師在晉因妨農失養而作此歟夫晉之立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皆稱王命則其與曲沃相距亦稱王事可知周人在晉而作詩與晉人勞兵而

作詩一也

鴉如雁而大無後趾連蹄性不止樹止則樹爲之枯今乃集于苞栩者其飛肅肅疾甚而不得不止也苞栩乃叢生之木鴉之不擇而棲不得其所也凡詩言鴉羽其旨皆同

無衣

侯伯七命天子之卿六命武公使大夫請命于周也假衰微之命服以飾篡奪之惡名他日韓趙魏之分晉與田氏篡齊皆襲其故智此春秋一大關係也

武公之請命名爲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詞卽不啻大書其篡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綦嚴國史何

以昧此大義序之失傳莫多于唐風朱子辨此審矣

杕杜

武之篡立小人附而君子或不肯仕焉當其新立之時度必收名人心求遺賢以自輔故爲之詞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君子其遂肯輕以適我乎惡之之辭也

葛生

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子朱子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以爲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嗚殺然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則唐入所謂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者殆彷彿似之矣

葛生蒙楚蘼蔓于野無可附也苟予美而亡此誰能獨處而長此畢世乎予美猶言予之美士指其夫也

苟予美而亡此也葛之蒙楚者將蒙于棘蘼之蔓于野者將蔓于兆域矣枕之粲衾之爛始嫁之陳設宛其在目安能守此長夜而獨旦乎

莫長于夏之日莫永于冬之夜而倏已逝矣人無百歲身終必歸其居不如早死以相從婦之志良可悲矣

采芣

序曰獻公信讒是明爲申生作也芣隰草也采芣而在首

陽之巔欺誑如其可信乎人者指驪姬而外之明告公之無信其欺也舍旃舍旃冀其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也人之爲言胡得焉言驪姬處深宮之內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何由得至其耳以告於君蓋優施教姬之語隱然亦在言下矣詩與國語正可互証

詩瀋卷之九

秦

車鄰

會稽范家相

蘅洲一學  
字雪舟

秦立國於平王之世周衰秦興代周者卽秦也五德迭興伯翳有可王之理天意其或有在乎仲初爲大夫而民之愛戴如此無君故也鼓瑟鼓簧雍雍有禮樂之風季札所以美其有夏聲

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此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下篇稱公

阪有漆有桑隰有栗有楊指其封殖而美之卽衛風樹之  
榛栗之意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愛之深而言之質也然  
而仲之見殺於西戎已爲之讖矣

駟驥

上篇美寺人此篇誇媚子秦之亡也以趙高蓋兆端於襄  
公之世

小戎

小戎鋪張車馬弓矢之盛不無侈詞其體頗似雅詩而借  
女子之言出之所以爲風也以報仇義憤之師而有從容  
暇整之象可以觀軍容而知勝負矣

戎車之小者爲小戎收軫也車之四畔各有木以收之謂  
之軫軫方象地其在前者謂之軌不謂之軫軫去地四尺  
長六尺有六咫登車下車適得其中集傳據䟽以爲前後  
兩端橫木非也古人升車皆由車後以入車中非如今時  
升車由前轅以入車中小戎自車後至車中其身止四尺  
四寸較大車之六尺六寸爲淺故曰淺收也軻者軌也在  
轅之端以之鈎衡而駕馬凡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前爲頸  
後爲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軻軻從軌前而稍曲其上至末  
爲頸至轅之端值衡則向下鈎之而束之以五檠然加采  
色焉衡者轅前橫木當兩服之領上以扼馬領使不得去



故又謂之軌古者車非一馬當轅分四馬爲兩服俱駕於轅以皮環當兩服之背引兩驂之外轡使不外出謂之游環又以皮繫於衡之兩端使不得內入謂之脅驅陰者揜軌也以板橫於車之前及左右適當軌之處若陰蔽然暢轂長轂轂者車輪之心也其中空外持幅而內受軸者內頭爲賢外頭爲軹轂中橫木爲軸軸末爲轄其鐵爲轄軸上伏兔爲鞮鞮上爲軫凡大車轂長尺有半兵車三尺二寸安其車以便馳突也

從戎之士而曰溫其如玉溫其在邑其寢興則厭厭其德音則秩秩猶見投壺雅歌之度莫非中夏遺風

西戎弑幽王殺秦仲襄公奉命征討故民皆踴躍敵愾而兵尚未入其境也故曰溫其在邑仲本附庸而邑之秦

### 蒹葭

序以爲刺襄者襄之立國唯事車馬田獵作西時以僭郊祀無禮自恣周之遺民賢士委之清波浩渺而不用詩人所以惓惓於周也葭蒼露白秋水澄明伊人之高潔可想矣溯洄則道阻且長溯游則宛在水中央蓋下游爲維京士之在周者如見其在水中央而不可得也上游爲汧渭士之在秦者道雖阻長而可致也而置之弗求則周官之舊不可復見矣魏氏仲雪曰此秦人不復見周室之威儀

而隱然有美人之感朱氏謀埠曰是故老之遁跡在秦者襄公不能招致之也

終南

岐豐自幽王之末入于西戎者六七年秦襄伐戎至岐而有之雖故君遠在雒邑而遺民猶見都人是以愛而稱之曰其君也哉然猶重望於將來也故序曰戎

史稱秦襄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始伐戎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如所言則自小戎以下皆文公之詩也

孔氏以史不足據襄公救周即得之當如序說歐陽氏及綱目前編

皆宗史記不知史記本魯詩耳

黃鳥

康公從穆公之亂命蓋父子交刺之殉葬始於穆公凡百七十七人至始皇之亡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可畏矣哉

李氏德裕曰如三良者殉榮樂非殉患難也其論雖遽然非三良之願殉穆公也康遵遺命而殉之焉得不死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豈是視死如飴

晨風

晨風望北林而來歸猶多士望盛朝以委贄所謂良禽擇木良臣擇君也朝無君子憂心能不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代故老作望君之詞是刺康公之不用舊臣也

秦自襄文而後無爲王興師之事惟襄王蒙子帶之亂出居於鄭有秦穆師於河上一事是時周室衰微諸侯爲王興師豈當刺其好兵若康公與晉構兵有令狐之戰河曲之戰又興師伐晉者一與楚滅庸者一意其皆假王命故曰爲王興師耳若指秦穆之勤王則是美非刺

渭陽

秦晉交惡其曲在晉惠懷無親穆公納重耳以定晉康公送之贈遺之厚如此繾綣係戀詩非徒美其念母亦嘉其

存厚也張南軒乃以令狐之役責其怨欲害乎良心夫令狐之役亦晉之負秦而康之送雍則曰文公之入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役是渭陽之情依然未改何云怨欲害於良心乎嚴氏華谷曰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送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但覺其意味悠然深長也

權輿

首以夏屋爲嘆

夏屋食俎

雖設而食已無餘繼則四簋去

而食竟不飽矣禮貌衰則賢者去况飲食之不承權輿乎秦風十篇刺棄賢者三而以權輿殿是始皇逐客之所以

紹述也

陳

宛丘

擊鼓擊缶管絃鐘鼓之音不作無冬無夏祈寒暑雨之事罔知但留情於遊豫莫自飭其威儀在上如斯民其安仰季子所謂國無主也焉得不亡

東門之枌

此與鄭之溱洧相似醜邁而貽握椒猶往觀而貽芍藥也詩人嫉而斥言之子仲之子指世家望族陳染大姬之化好巫恒舞其敝乃至於斯君子又以惜大姒之嗣徽音矣

衡門

此詩爲隱士作無疑夫隱爲美德而遜之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凶是固視乎其人耳荷蕢沮溺果於忘世雖非小人猶非聖人之所取唯見幾而作審其時必不可爲而抱道在躬奉身避難乃爲高隱衡門之詩其以儉德避難者乎故序曰誘僖公借隱居之詞以刺爲誘也

陳俗好遊蕩而不務本業將必華宮室美飲食以爲樂也而士則守衡門以棲遲對泌水以樂飢俗之娶妻將必尚冶容擇門第以相誇也而士則食魚不求河魴娶妻不求齊姜居圭竇之中不慕鼎鐘之奉樂漁釣之鮮自有蓬頭

之婦以爲民人勸卽以爲君上誘矣

東門之池

此就詩文讀之誠類男女聚會之詩而序以爲刺時後序以爲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蓋於彼美淑姬二句見之績麻爲女之正業故不績其麻上篇斥之古者井田未廢五穀旣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有所怨恨相從而歌焉詩所謂漚麻漚菅猶古之遺風歟淑女非必卽績麻之人但賢女多生於勤儉詩人因見漚麻之在東門冀君之得淑姬以聽其警戒故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如後序亦有意義

東門之楊

楊葉牂牂春將暮矣非婚姻之時昏禮用昏不用朝取陽往陰來之義啓明已見細柳在目男親迎而女不至民風如此誰實使之

墓門

佗之不良爲祖宗邱墓所不容比之墓門之棘誰不欲斯而去之乃歌以訊之而君若無聞知而不已養成弒逆之惡耆舊之賢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爲佗置良師傅而作是也

防有鵲巢

詩澤卷九  
鵲巢皆高而曰防實有之旨若宜卑而曰邛實生之猶云  
采苓在首陽之巔也中唐之塗非一甕邛上之綬非一色  
瑣碎眩耀亂人耳目誰實壅蔽予之美士使予怵怵而惕  
惕也憂讒愛賢溢于言表豈淫奔之詩後序指爲陳宣或  
有據乎

月出

月出刺在位株林刺靈公一時之作也孔寧儀行父諸人  
與佞人相期在月出之時視其容飾而僚然觀其態度而  
舒緩樂可知矣然我獨勞心悄兮者爲若輩憂其禍及也  
或曰三章皆言舒卽徵舒也亦通

株林

靈公淫夏姬而詩言夏南者夏南食邑爲大夫年非幼稚  
乃宣淫其母朝暮無忌如此詩人策其禍之不遠也從者  
從夏南而往也形影相隨道路爲之寒心矣

澤陂

此亦刺靈之詩言蒲與荷同生于澤之陂美惡混淆卽蕙  
蘭蕭艾之喻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似指泄冶之直諫而被  
殺也故曰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始未嘗不  
爲之寤寐思維而終莫爲美人地唯有涕泣交橫而已其  
詞慘切而易明豈猶月出之賦佞人乎

檀

羔裘

人君好潔其衣未爲大過况羔裘狐裘皆法服大夫何故便去其國後序蓋以逍遙翱翔生義耳按詩但言狐裘不言何色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狐白黃裘皆君服狐青大夫士之服安知詩云狐裘卽狐白狐黃乎詩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國不過言是大夫之服耳

言大夫服是羔裘逍遙翱翔服是狐裘在朝在堂無所事  
事義不素餐自當避位去國彼其平日豈不爾思哉勞心  
切切心雖勞亦無如之何耳三章羔裘如膏卽三英粲兮  
之意

鄆并于鄭其亡最先故詩止四篇世次亦莫可考鄭氏以爲夷厲時鄆君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鄆之變風始作按國語史伯對鄭桓曰濟洛河潁之間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奢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云云竊以羔裘萑楚必作于此時鄆仲旣驕且貪大夫義不苟安以道去國情事恰合且匪風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夷厲時周轍未東鄆滅於鄭武鄭桓云至平王初年尚存詩文固有明証也

素冠

素冠素衣素韠守禮固可心敬而樂樂然哀瘠之狀孝思  
尤爲深摯傷悲而欲與同歸蘊結而與之如一因所見而  
念及其親詩人所以爲世風也季氏本曰棘葉少而無枝  
比其居喪骨立之狀

隰有萋楚

萋楚無知猗儺其枝我豈不樂爲萋楚哉然弱蔓難存搖  
落在卽危之甚也無室家者亡國之喻  
韓非子載鄭桓將襲鄆取其豪傑良臣智辨果敢之姓名  
擇鄆之良田設壇場而埋於國門之外若盟然鄆君疑而

盡殺其臣公乃襲鄆取之其言或必有本蓋鄆無君而有  
臣四篇皆忠臣之言也

匪風

風發而塵斯冥車偈而輸其載是周道之常有也乃匪風  
之發匪車之偈而周道之上觸目皆晦冥顛覆之象中心  
能不怵怛乎

誰能亨魚也我將漑之釜鬻以供其饗殮誰將西歸也我  
將懷之好音以結其繾綣傷今弔古溢于言外

曹

蜉蝣



古以蜉蝣爲渠略卽蝓蛄也生於糞土翅羽無可觀亦未見其朝生暮死當別是一物言蜉蝣之羽濟楚華采鮮潔如麻彼亦自以爲樂矣而不知憂之立致也彼小人以無事享其福賢者則以有事任其艱知其必將于我乎歸處猶言息肩于我之身也明惡在位之比匪唯務修飾罔識憂公之狀

候人

小人驛騷候人之迎送不堪其苦矣赤芾者乘軒之服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是也

鴝鵒入水而得魚宜濡其翼與味而乃不濡者高居于梁之上不待取而自得食也貪而在位誠爲可樂然不稱其服終不長遂其媾結之私矣

彼其羣黨之盛如草木之蒼且蔚矣勢焰之盛如南山之雲朝隳於上矣而深閨之季女守禮婉變獨不免于調飢蓋比守道之君子也

鳴鳩

以鳴鳩美君子之均平而思其儀之一故曰心如結兮鳩之子學飛而出巢在梅在棘在榛無定處而鳩之在桑不易其所所謂一也唯一可以齊家正四國而正國人思古之君子以嘆今之不然故曰胡不萬年以爲君人勸

下泉

泉下則冽但可以浸稂莠蕭著之賤而不足以滋禾黍其何濟于人哉寤嘆而念京周念郇伯也前三章一氣注下言黍苗之芄芄惟陰雨可以膏之苟明王在上如郇伯勞民民無不沾其澤豈如下泉之冽哉

詩譜卷之十

幽

七月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學字雪舟

周禮逆暑迎寒則飲幽詩祈年于田祖飲幽雅祭蜡飲幽

頌篇章鄭氏三分七月之詩既無所據而後儒迄無定論

朱子以雅之楚茨四篇或為幽雅頌之噫嘻四篇或為幽

頌亦未確指以為是也竊以七月作于周公以其言幽之

風土而名之曰幽詩因之東山破斧諸篇亦附于幽其實

幽之民未嘗有幽詩也然則幽雅幽頌亦非幽之本有雅

頌可知蓋所謂幽籥者以幽地之竹為之籥周禮注而吹以

入樂雪山王氏謂一詩三用隨事而變其音者是也其言

曰逆暑迎寒以幽之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鼓鐘琴瑟

四器之音謂之吹幽詩祈年田祖亦以幽之籥吹七月之

詩而合之以竽笙埙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一種雅

器之聲掌之笙師者謂之吹幽雅祭蜡息老又以幽籥吹

七月之詩而合之以播鼗擊磬頌磬笙磬凡四種頌器之

聲謂之吹幽頌又曰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

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以

其器和聲之不同耳其說似不可易

首章前六句二三四章之綱也後五句六七章之綱也斯

蝨一章篇之紐鑿冰一章篇之結 詩陳王業而無一言

及后稷公劉之締造詩戒成王而無一語述祖功宗德之

艱難詩作于周公而其辭宛然紅女田父之告語明乎此

而三百五篇皆可類推

雪山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

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

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

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范氏處義曰

民生本乎衣食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

以成人情之所以固故儉勤之俗莫如豳風仁義之至也此詩大旨二家說之備矣或曰周家積德累仁先養後教不徒專事農桑詩何無一言及于教曰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瓜壺叔苴以食農夫親其親也私縱獻豨上執宮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長其長也非謹以庠序申以孝弟安得有此蓋不言教而教自寓焉矣

詩言流火卽繼授衣言授衣卽言鬻發不言八月十月者詳之在下也或言日或言月者日卽月之日一也三時皆有饁田畷皆以勞農但言三之日四之日者舉其重也

柔桑以飼新蠶采蘩以浴蠶子蠶事之先後各有宜也因采桑而悲與公子同歸以遠父母爲悲也

八月載績婦功之要先言萑葦而後言載績者蠶以奉公養老布則少壯所常服故以績次蠶且績必于八月不先蠶而廢曲薄之功也

于貉猶言于獵于獵而得狐狸則取爲公子裘豨猶獻公縱乃私之獵以教兵戎習戰陣而奉公親上之化亦于是乎寓焉

斯螽莎雞蟋蟀非一物而隨時變化者斯螽蝻蟻卽蚱蜢莎雞絡緯卽織婦蟋蟀促織也三者皆草蟲而促織化生

不一不盡依草在野在宇在戶在牀下唯蟋蟀爲然洪氏邁曰此三句本言幽民出入之時鄭氏并入蟋蟀中正已不然蓋幽民戒寒之語也改歲不言正月而言十月者述后稷公劉風化所由起宜言夏時且幽民習言夏時因其風俗而質言之也

稻爲禾之總名十月穫稻先言春酒介壽者重養老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孝弟之道讀之油然以生矣百穀之名見于易書詩而周禮有五穀九穀六穀星經有八穀八星說者謂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爲九穀禾麥黍稻粟菽爲六穀又曰稻黍稷粱麥瓜也五穀者禾麻

菽麥豆也星經之八穀稻黍大麥大豆小豆小麥菽麻也百穀見于楊泉之物理論曰穀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凡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四十共爲百穀

斬冰納冰蚤朝祭韭皆君上事所以燮陰理陽王道之成也躋堂非君堂也蜡祭之時鄉人飲酒黨正與鄉大夫皆在焉民于是得以躋公堂稱兕觥而頌萬壽鄭氏所謂饗而正齒之時是也

鷓鴣

金滕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孔安國謂居東卽爲東征是也而鄭氏獨謂周公作冢宰  
三年將攝政而流言至公避居于東成王多殺其官屬公  
作鴟鴞以貽王救之二年王遭風雷之異乃迎公反位居  
攝始東征管蔡獲之如所云是周公先爲冢宰三年聞流  
言而避位居東二年始歸朝東征又復三年前後凡八年  
蓋以金縢言周公居東止二年而詩則明云三年故其說  
如此考成王多殺周公之官屬出之鄭氏本無証據王肅  
已力辨其誣故孔穎達謂東征實止二年以行役去來計

之則是三年並不依鄭也朱子集傳亦旣削之矣及晚年  
因蔡氏注金縢仍用鄭說爲其所惑遂有弗辟之說只從  
鄭氏爲是之語而明人郝敬因著論以辨居東之非東征  
意在翻駁集傳而詞極浩博反以蔡氏爲是今人頗以爲  
疑按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金縢曰武王  
旣喪羣弟流言于國是成王居喪公爲冢宰時管蔡已散  
流言挾武庚以叛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其文甚明  
考之左傳史記並無異說若依鄭氏以弗辟爲弗避則武  
庚旣叛公卽避位于東至二年之久始奉王命以東征毋  
論遺蘖鴟張懼難撲滅卽公亦何忍坐視王室之動搖以

負顧命之重乎且成王之疑公不過沖人之見耳公唯明  
白正大可以釋王之疑計未有善于東征者也故曰我之  
弗辟無以告我先生辟者誅也先獲管蔡以歸于王王按  
法以誅之所謂辟也殺管叔放蔡叔必奉王命非周公所敢擅豈先已避居于  
東哉公之東征先得二叔故曰罪人斯得非僅得其罪名  
可知二叔既得復討武庚之餘黨其事匪易是以居東至  
二年之久詩曰鷓鷓鷓鷓既取我子子指二叔鷓鷓指武  
庚王殺管叔放蔡叔降霍叔爲庶人公不禁痛心疾首于  
武庚而目之曰鷓鷓讀其詞如見其情矣  
或曰武庚管叔既伏法矣成王尚何疑于公而不迎乎曰

流言起于骨肉必有傳証非僅曰不利孺子而已故管蔡  
之罪定而王之疑滋甚矣且夫負屨居攝古所未有之事  
周公之創局也覩其跡安得不并疑其心必至天變見金  
滕啓而公之精誠始大白于天下王始悔而迎公若其不  
迎公猶不可以歸也公以鷓鷓之詩貽王王但不敢誚公  
究未釋然于心斯時雖大聖人曷以自明哉

詩之惡武庚閔二叔唯見于首章下三章但言成室之難  
而惟恐其毀是雖以曉王而亦以自明謂踐阼三年無非  
代沖人以救寧王室也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弗肯者王之年沖也是故沐握髮食吐哺

思三王兼四事旁作穆穆夜以待旦者今之綢繆牖戶唯  
恐予侮之苦心也相寧王伐大商紹天命承謨烈遺大投  
艱不敢少寧者昔之拮据捋荼蓄租唯恐室家未立之憂  
勤也乃今之來東羽譙譙而尾脩脩望予室之翹翹將不  
免風雨之漂搖焉唯予音之哢哢庶令居是室者無忘祖  
宗之遺構哉

東山

因人情之所必至而曲爲之傳不啻如自其口出所謂飲  
人以和而沁其肝脾也人將歸則思家之情愈切故西悲  
也舍行枚而制裳衣凱之還也蠋之蒸于桑野蝟蝟其猶  
蠢動我之宿于車下敦然竟已無知憊之至也古之用車  
止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次章言果羸則餘草可知言伊威蠨蛸熠燿則他蟲可知  
叮唾也而鹿且爲場則不止于鹿矣不可畏而伊可懷愈  
于從軍之暴露多矣此爲軍士之無室家者言也  
鶴俯鳴則天雨婦愁霖而穹窒嘆我行之又不至也行未  
抵門而遙見瓜之在薪恍去家之景物也此爲軍士之有  
室家者言也

於是無室家者新有昏姻之樂有室家者重有完聚之歡  
其慰勞更有不可言喻者矣至誠之道以情感情如是而



不能動物者未之有也

### 破斧

東征而凱還何至破其斧缺其斨此非周大夫之惡四國亦非軍士之咎周公而慰之也我者東人之自我商奄之叛五十國之人非不稱爾戈比爾干以相抗拒今則破我斧缺我斨矣四國之人於今始得匡正公之哀我人而拯救之者其德亦孔大矣哉蓋東人美公破敵之詩首序是也

### 伐柯

伐柯必以斧取妻必以媒是故士之相見不以禮者君子

弗取也况我之見公敢不盡禮以往哉其則不遠幸公之近也籩豆有踐多材多藝如几筵之上百物具備不可悉數也此樂見周公而美之之詞

### 九罭

九罭之施宜有鱗魴朝廷之大宜有碩膚行見公之袞衣繡裳而往歸于周也鴻之遵渚而南不得其所也豈遂于女乎信處鴻之遵陸而北爰得我所不復來東矣今于女不過信宿之暫處耳然而東人之愛公彌甚也曰東國之僻陋維公之來幸得覩此袞衣兮願朝廷之無以我公歸兮歸則長使我望袞

衣而心悲兮

狼跋

此詩說凡有四狼以貪欲致禍聖以無私安泰程子說也人視周公猶狼之跋前疐後而公處之從容自得蘇子說也朱子則曰狼跋其胡則疐其尾公遭流言而安肆自得如此蓋其道大德盛安土樂天是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氏善曰物之累于形者無所往而不病聖之周于德者無所往而不宜四者之說皆以狼之跋胡疐尾喻周公之被讒居東而蒙竊未安也

詩若曰狼雖貪殘之獸然胡可跋而尾載疐終為人所禽殺而已武庚雖反側然進莫前而退失據終自取夫滅亡而已碩膚大功也言公奏此膚功以報朝廷乃居東至于三年之久其赤鳥猶是几几也其德音依然不瑕也曾流言之足以累公哉以狼喻四國以碩膚德音稱周公斯之為美

爲美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言之以累公結以疑解四圍以濟亂



